

李
杜
全
集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古風

其一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士贊曰詩大序曰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大雅文王之

什註曰自此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為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兩都賦序王澤竭而詩不作論語子曰甚矣吾衰也記王制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王風

委蔓草戰國多荆榛

士贊曰詩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詩野有蔓草鄭國風

也平王東遷以後之詩孟子題辭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戰國者周末秦韓魏楚燕趙齊號為七雄後悉為秦所并潘岳詩荆棘成榛

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士贊曰揚子雲曰美哉斯文聆清和之正聲嵇叔夜琴賦

理正聲奏妙曲史記曰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楊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

士贊曰揚馬者司馬相如楊雄也楊雄傳雄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雄心壯之

每作賦擬之以為式本傳贊曰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依倣

而馳騁云頽波者莊子注波流頽靡之義屈原九章穆渺渺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垠岸也言無岸

也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

士贊曰詩大序雅也言王政所由廢

莊子千轉萬變而不窮記仲尼憲章文武

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選有晉子建父子无第及鄴詩劉公榦詩投翰長太息綺

子之可忘聖代復元

垂衣貴清真

王贊曰又中之先王之有化

繫辭黃帝垂衣裳而

天下治晉書庾亮臨薨上疏稱王羲之清真有鑒裁

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

王贊曰左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謝眺詩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陞文中子關子明曰文質遞用世運相

乘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

王贊曰記表記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

不勝其文論語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尚書璇璣鈴曰帝堯煥炳龍輿可觀張

景陽七命皇道煥炳帝載緝熙司馬相如長門賦觀衆星之行列今揚雄羽獵賦煥若天星之羅爾雅秋

旻天曰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

王贊曰孝經序子曰吾志在春秋尚書序

孔子刪詩為三百篇述職方以除九丘任彥升表故以輝映先達領袖後進謝眺酬德賦吹萬化而不墮

度千春之可並齊天地之
倏忽安專人間之紆媿哉
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齊賢曰詩大雅凡三十六篇詩序云雅者正也言王
政之所由廢興也大雅不作則斯文衰矣平王東遷
黍離降於國風終春秋之世不能復振戰國迭興王
道榛塞干戈相偁以迄于祖龍風俗薄人心澆中正
之聲日遠日微一變而為離騷軒翥詩人之後奮飛
詞家之前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
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屈平之
後司馬相如楊雄激揚其頽波疏導其下流使遂闕
肆注乎無窮而世降愈下憲章乖離建安諸子夸尚
綺靡摛章繡句競為新奇而雄健之氣由此萎蕩至
於唐八代極矣掃魏晉之陋起騷人之廢太白蓋以
自任矣覽其著述筆力翩翩如行雲流水出乎自然
非思索而得豈欺我哉士贇曰李蕭遠運命論曰孟
軻孫卿體王希聖從容正道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
未之至論語如有所立卓爾春秋序仲尼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絕筆於獲麟之一

句有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按本事詩話曰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子昂齊名先後合德其誇詩云齊梁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觀此詩則太白之志可見矣斯其所以爲有唐詩人之稱首者歟

其二

蟾蜍薄太清
蝕此瑤臺月
圓光虧中天
金魄遂淪沒

齊賢曰按唐書王皇后久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顯詆之遂廢武妃進冊爲惠妃欲立爲后潘好禮諫止之太白詩意以屬乎此淮南子曰月照天下而食於蟾蜍許慎曰蟾蜍蝦蟆月以况皇后蟾蜍以比武妃武妃進則皇后廢猶蝦蟆得志侵蝕乎月則金魄淪沒矣月生於西實金方故曰金魄王贊曰史記天官書日月薄蝕注云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月赤黃爲薄或曰不交而蝕曰薄韋昭曰氣

往迫之為薄虧毀為蝕淮南子太清間於無窮注曰太清者元氣之清者也楚詞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

高天圓景光未沒

風蟬螗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

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

齊賢曰紫微帝居也蟬螗淫

指言夫人淫奔之行國人皆不敢指示之蟬螗入乎

豪微則大明傷矣大明日也禮記大明生於東月生

於西大明以喻君也夷傷也月蝕於蟾蜍日夷於蟬

螗則兩曜隔絕萬象皆昏亂無主秦符堅幸慕容垂

夫人宦者趙整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

白日即此意王贊曰毛詩云蟬螗在東註蟬螗虹也

夫婦過禮則虹氣盛爾雅虹蟬螗也俗名為美人晉

天文志紫宮垣一曰紫微大帝之座漢書光和元年

四月丁巳客星出東方在胃入度長三尺歷閣道入

紫微留四十日滅此用其字唐五行志永隆元年虹

魄亘天者斗之精占曰后妃陰脅王者易明入地申

明夷陸機詩扶桑升朝暉廣雅日月謂之兩曜後漢

李邕明堂論如北辰居所

而眾星拱之萬象翼之

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

齊賢曰陳皇后驕妬別在長門宮司馬相如為長門

賦以感悟漢武后得復幸皇后諱在長門則君心為

忿怒憎惡所蔽平生之是今皆非矣王贊曰楚辭風

颯颯兮木蕭蕭漢外戚傳陳皇后擅寵驕貴而無子

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桂蠹

楚服等為皇后坐蠹祠祭呪詛罷退歸長門宮

花不實天霜下嚴威

齊賢曰按楚詞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蟲不知徙手葵菜石崇

婢翽風詩云桂兮從有蠹天愛在峨眉言桂味辛不

當有蠹如皇后至尊不當有間之者桂一蠹則徒花

而不實又肅之以嚴霜之威外不為之永嘆哉天霜

天子之威也王粲曰前漢兩粵傳桂蠹一器應劭曰

桂樹中蝎虫也此用其字後漢王衍志成帝時童謡

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言桂林華不實黃雀巢其

顛因為人所羨亦為人所憐漢書孫寶曰當從天氣

以成嚴霜之威唐書玄宗皇后王氏帝為臨淄王聘

為妃將清內難預大計先天元年立為皇后久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詆之然撫下素有恩終無肯譖短者帝密欲廢后以語姜皎皎言即死后兄守一懼為求厭勝浮屠明悟教祭井斗取霹靂木刻天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後有子與則天比開元十二年事覺帝自臨劾有狀乃制詔有司皇后天命不祐華而不實有無將之心不可以承宗廟母儀天下其廢為庶人賜守一死當時王譔作翠羽帳賦諷帝未幾卒以一品禮葬後宮思慕之帝亦悔寶應元年追復后號

沈嘆終永夕感我涕

沾衣

上贊曰選何敬祖詩勤思終遙夕古詩淚下沾裳衣蟾蜍薄太清月為之蝕以喻武妃入後宮

而卒為王后之蠹也蟬螻入紫微而大明夷朝暉以喻武妃既得幸而玄宗卒為所惑也日君象月后象今焉廢黜是浮雲隔之不得代明矣萬象皆陰霏者意謂自後卒不正中宮浸成女寵之禍也蕭蕭長門宮者王后事全與漢武陳后事迹相類二后雖各以無子巫蠱厭勝廢然推原其由實衛子夫武惠妃爭

寵有以激之也陳后之廢司馬相如作長門賦王后
之廢王諱亦作翠羽帳賦以諷帝先後一致太白引
以此證最爲切當桂蠹花不實是采廢王后制中語
天霜下嚴威者事發覺時帝自臨劾也沈嘆終永夕
感我涕沾衣者白意若曰夫婦君臣俱人之大倫也
至密近者莫如夫婦而且不能保其終况臣子之疎
遠乎此白之所以感
漢終夕而涕零也

其三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飛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

齊賢曰始皇立二十五年定荆葦會稽郡二十六年
虜齊王建初并天下過秦論云始皇吞二周而亡諸
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西都賦秦以虎視江文通恨賦
云秦帝按劍諸侯西馳秦在關西齊楚燕趙韓魏皆
在關東故云西來王贊曰史秦始皇紀初并天下議
帝號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太皇最貴臣等

昧死上尊號王為太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太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易曰虎視耽耽其欲逐逐莊子天子之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

明斷自天啓大略駕羣才收兵鑄金人函

谷正東開

齊賢曰左傳天誘其衷故救邑心前漢贊雄才大畧史記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

三十六郡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鑿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函谷關在今陝州為秦

東關昔秦未得志蘇秦約六國從親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今既并諸侯則無人敢

議秦者此關宜常開矣士贇曰秦李斯傳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左傳晉侯賜畢萬魏十偃曰以是始

賞天啓之矣謝玄暉詩文明固天啓括地志云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也圖記云

西去長安四百餘里銘功會稽嶺騁望瑯琊臺

齊賢曰

記始皇三十七年行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
二十里從狹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刻頌秦功德
還過吳從江乘良並海上北至琅琊東至之罘射殺
一巨魚西至平原津而病七月崩於沙丘初始皇以
三十八年東行郡縣生鄒嶧山刻石頌秦德乃並渤海
以東過黃睡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德而去南登
琅琊犬樂之留三月徙黔首三萬戶瑯琊臺下
復十二歲作瑯琊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

刑徒

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尚採不死藥茫然使心哀

齊賢曰史

記始皇三十五年隱宮刑徒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
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乃鳩蜀荆地材皆至關
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
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
事十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神山曰蓬萊方
文瀛洲仙人居之請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市發童
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不死之藥士贊曰東方朔
十洲記北郭鬼谷先生云臣聞東海祖洲上有不死

之草生瓊田內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
 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曰可採得之不乃使徐
 福發童男女各三百人率載樓船入海尋祖洲遂不
 反列子仲尼篇子貢茫然自失莊子曰茫然無見色
 若死

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嶽揚波噴

齊賢曰史秦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

雲雷鬻鬣菽青天何由覩蓬萊
 數歲不得費多恐謹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
 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
 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
 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
 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補巨魚具而自
 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琊山至祭成山弗見至
 之不見巨魚射殺一魚異物志鯨魚長者數千里士
 贊曰崔豹古今注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長數
 文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
 從其子還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二皆

逃匿莫敢當者
詩云維山崔嵬
你市載秦女樓船幾時迴但見三泉

下金棺葬寒灰
三月賢曰漢書注應劭曰船上施樓曰

泉下銅而致棺韓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土士贊曰
白意若曰仙者清淨自然無為而化秦皇之所為若
此求仙者豈如是乎宜其卒為方士之所欺而不
免於死也後之為人君而好神仙者亦可鑒矣

其四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
齊賢曰此篇太白自况也

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山海經丹穴山有鳥狀如
鶴五綵名曰鳳春秋元命苞曰周成王時鳳凰來舞

於庭士贊曰韓詩外傳鳳延頸奮翼五色備舉漢書
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之文子曰色有五章左傳

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注曰青與赤謂之文赤

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
銜書且

虛歸空入周與秦
士贊曰呂氏春秋文王時見大赤鳥銜冊書集周社
橫絕歷

四海所居未得隣
齊賢曰史記漢高帝為楚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

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增繳尚安所施士贊
曰所居未得隣者言其棲身高遠未有得與之隣接

者也此六句是嘆美韓眾侯生盧生徐市輩
能見幾而作如鳳高翔遠舉卒遠阮戮之害
吾營累

河車千載落風塵
齊賢曰抱朴子曰丹砂可為金河車可作銀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陰

真君歌曰北方正氣名河車據此河車乃藥
道書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鑄

中以火炎之令沸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姮女次謂
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

曰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亦曰藥物秘海嶽採鉛青
黃芽郭璞遊仙詩高蹈風塵外

溪濱

齊賢曰五嶽四海靈藥所產而不輕以畀人青溪之鉛乃可採耳士贊曰梁書陶弘景既得神

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賜黃金硃砂雌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輕體郭景純遊仙詩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李善注云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有青溪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

時登大樓山舉手望仙真羽駕滅去影飈車絕迴輪

齊賢曰據太白代內贈詩云估客發大樓知君在秋浦則大樓當在秋浦羽駕言乘鸞駕鶴飈車言御風

載雲士贊曰劉向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浮丘翁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於緱氏山頭

乘白鶴學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此用其事潘尼詩道遙深識士舉手對吾揖葛洪神仙傳王

遠字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從天上下不從道行漢枚

乘書曰景滅跡絕仙傳西王母所居宮闕在龜山崑

崑之圃閔風之苑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尚恐

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飈車羽輪不可到也

尚恐

尚恐

尚恐

尚恐

丹液遲志願不及申徒霜鏡中髮羞彼鶴上人

齊賢曰抱

朴子曰考文視之方莫不以還丹金液為大要丹液之願既不獲申則攬鏡徒見白髮羞彼仙人之控鶴

昔天台賦王喬控鶴以冲天士贊曰選古詩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謝元暉詩清鏡悲曉髮桃李

何處開此花非我春唯應清都境長與韓眾親

齊賢曰鮑

照詩艷陽桃李節此世俗之春非仙境之春也楚辭造旬始而觀清都列子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

居神仙傳劉根初學道到華山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稽首乞一言神人曰爾聞有韓眾否曰聞

之神人曰我是也士贊曰阮嗣宗詩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史秦始皇紀侯

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樂以刑殺為威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

為求仙藥於是乃去始皇聞亡大怒曰吾前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以求奇藥今聞

轉衆去不報徐市等費已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
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
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言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
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
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陽使天下知之
以懲後益謫發徙邊此篇遊仙詩太白自言其志云

其五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

齊賢曰九域志太白山在鳳翔郿縣錄異記金星之
精墜於漢南圭峯之西號爲太白其精化爲白石土
質曰雲笈七籤太白洞周延五百里名真德之天是
鬼谷子授蘇秦佐國之術處有祠堂今在長安名曰
玄德洞天仙人張季連治之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
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曹子
建詩山樹鬱蒼蒼選古詩仰觀衆星
列陶潛詩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
中有綠髮翁披

雲臥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

齊賢曰郭璞遊仙詩中有冥寂

士謝靈運詩披雲臥石門士贊曰郭璞詩中有一道
士顏延年詩山明望松雪老子不笑不足以爲道論

語子不語怪力亂神鮑照詩沉吟不語若有忘左思
詩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

琴

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啓玉齒授以鍊藥

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

齊賢曰許慎註淮南子曰真人真德之人古詩

長跪問故夫穀梁子曰軍人粲皆笑何休註盛笑呂

氏曰三軍露齒之狀太白金陵送權十一序云吾希

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爲三十六帝之外臣四

明逸老余呼爲謫仙人蓋寶錄耳淮南子若士與盧

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

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視不見乃止文子曰

色有五章人有五情七命曰揮鋒電滅士贊曰莊子

曰古之真人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

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又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以說
若者吾未嘗啓齒郭景純遊仙詩靈妃顧我笑粲然
啓玉齒抱朴子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霓

仰望不可及蒼然五情熱吾

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

齊賢曰葛洪求為勾漏令就求丹砂士贇曰詩云瞻望不

及涕泣如雨爾雅春為蒼天郭景純曰萬物蒼蒼然
生此言五情蒼然而生也蒼青也猶今人有觸於中
青色見於面也謝玄暉詩平楚正蒼然莊子五情好
惡古猶今也又子其內熱歟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丹
砂木精得金乃并孝經援神契仙藥之上者丹砂陶
潛詩念之五情熱太白少遇司馬承禎謂其有仙風
道骨可與學仙太白亦有志焉凡方外異人圖錄丹
訣無不參授其四其五兩詩非泛然之作蓋亦一時
紀實之辭也

其六

岱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固其然

齊賢曰韓詩外傳曰詩云岱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潘安仁詩徒懷越鳥志眷戀巢南

枝淮南子曰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王贊曰董仲舒策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左傳晉侯曰

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昔別鴈門關今成龍庭前驚沙亂海日

飛雪迷胡天齊賢曰九域志代州治鴈門縣有鴈門塞即古關也班固燕然山銘躡冒頓之

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注云單于祭天所也蔡琰胡笳云疾風千里今揚沙又悲憤詩云陰氣凝兮雪夏零

王贊曰漢書秦築長城置鴈門郡唐地理志代州鴈門郡中都督府有三府東治鴈門有守捉兵上有東

陁關西陁關一說代山高峻鳥飛不越唯有一缺門鴈來往向此缺中過人號曰鴈門山出鴈鴈過多被

鷹捉而食鴈欲過皆相止而相隨口中銜蘆一枝然後過缺中鴈見鴈銜蘆之不敢捉楚辭飛雪千里

蟣蝨生虎鷓心魂逐旌旃

齊賢曰嚴安曰介胄生蟣蝨其鬪無已一死

乃止故趙武靈王為冠以表武士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如縣旌終無所泊爾雅注旌首曰旌因章

曰旃周司常全羽為旃折羽為旌通帛為旃雜帛為物

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

宣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

齊賢曰漢書李廣傳匈奴入遼西殺太守上廼

召拜廣為北平太守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

定襄後三歲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將四萬騎圍廣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

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胡虜益解明日復力戰博望侯軍亦至匈奴乃解去

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廣軍自當亡賞元狩四年為前將軍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惑矢道後

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廣已見大將軍還長史急責廣之幕府上簿謂其糜

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
出接單于兵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
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
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班固曰
武帝廣開三邊李善曰三垂西方南方東方羽獵賦
序割其三垂說文垂遠邊也士贇曰史記蒯通說韓
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此篇感
諷之詩於時必有所爲而作也

其七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期名

齊賢曰廣記桓闔事陶弘景爲執役之士辛勤十餘
年一旦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集庭中桓服天衣
駕白鶴升天而去真君傳斗中真人降兖州蘭公舍
云三才肇分始於三炁三炁者玉清三天也玉清境
是元始大聖真王治化太清境是玄道流行虛無自
然玉皇治化江淹詩日暮碧雲合士贇曰抱朴子曰

行則逍遙太清劉向列仙傳安期生者琅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為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贊曰寥寥安期虛質高清乘光適性保氣延生聊悟秦皇遺寶阜亭將遊蓬萊絕影清泠

兩兩白

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回風送天聲舉手遠

望之飄然若流星願餐金光草壽與天齊傾

齊賢曰天文志

三台六星兩兩而居玉童仙人侍從樂書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翼亦名參差竹嘗於緱氏山下吹之莊子天籟注言天聲甚詳史類云流星言去之速也廣異記謝元卿至東岳夫人所居有異草葉如芭蕉花正黃色光可鑑曰此金明草晉咸和九年東華青童賜魏夫人石精金光化形靈丸士贊曰選甘泉賦

天聲起兮勇士厲曹子建洛神賦遠而望之皎若太陽
陽升朝霞晉天文志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道
經雲華夫人宴坐于瑤臺之上禹稽首問道召禹而
謂曰我師三元道君曰上真內經天真所寶亦謂之
大上玉佩金璫之妙文也吾所受寶書可以出火入
水嘯叱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隱淪八地顛倒五
星又視存身與天相傾也此篇亦遊仙
詩體恐是贈荅之詩非泛然之作也

其八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

一作百鳥鳴花枝玉劔誰家子西秦豪俠兒士贇曰漢東方朔傳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歲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

公接之名稱城山甲號曰董君後偃懼白主獻長門園
上大說更名竇土公主園為長門宮上以錢千萬從主
飲後數日上臨山山林主自執宰殺膝道入登階就坐
坐未定上曰願與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
首謝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鞞隨主前伏殿下主乃
贊館陶公主庖人八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
之起有詔賜衣冠主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
當是時董君見齒守不名稱為主翁飲大驩樂於是
董君貴寵天下昔六不聞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
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
實自董偃始齊賢曰唐京兆府咸陽縣秦咸陽故地
曹子建詩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
并遊日暮醉酒嘶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仰冶遊方
及時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辭賦達身已老草玄鬢

若絲投閣良可嘆但為此輩噉

齊賢曰魏楊修答曹子建書曰吾家子雲

老不曉事前漢楊雄傳及贊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博覽好辭賦漢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知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行幸奏甘泉河東校獵等賦除爲郎給事黃門文從至射熊館上長揚賦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雄用心於內而不求於外時人皆忽之惟劉歆及范滂敬焉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源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選古詩愚者愛惜費佞爲後世嗤子贇曰子雲白以自况也此時戚里驕縱踰制動致高位儒者沉困下僚是詩必有所感諷而作

其九

莊周夢胡蝶胡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

齊賢曰莊子云昔昔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

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

必有辨矣一體之間尚有變易萬事豈能堅牢哉士

贊曰莊子聖人達綢繆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

齊賢曰葛洪神仙傳曰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

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

復為陵陸平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

齊賢曰阮嗣宗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漢書霸

城門民間謂之青門史記蕭相國世家邵平者故秦

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時謂

東陵瓜夫富貴無常昔時為侯今焉為園任緣而已

終日營營復何求哉毛詩營營青蠅又曰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鮑明遠詩營營市井人士贇曰莊子無思慮營營此詩達生者少辭也然意却有二節謂忽然爲人化爲異物忽爲異物化而爲人一體變易尚未能知悠悠萬事豈能盡知乎况又何能知桑田滄海之變乎故侯種瓜富貴者固如是也既燭破此理則尚何所求而營營苟苟以勞吾生哉

其十

齊有侗儻生魯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

齊賢曰江淹詩光耀世所希此篇蓋慕魯仲連之爲人排難解紛功成而無取也按史記其累曰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個儻之書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適游趙會去國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

見平原君曰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
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
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
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
後知君非天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哉吾請
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介紹而見之於先
生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
城之中無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
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
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音從容而死者
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
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以爲帝過
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
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
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
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君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
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曰梁未覩秦稱
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

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秦無已而帝則且變
 易諸侯之大臣彼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
 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
 處宗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得故
 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
 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
 秦秦將聞之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
 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
 魯仲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
 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
 下之士者為人排患解難釋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
 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
 終身不復見唐書釋音倜儻不羈也太白意謂魯仲
 連崛起於齊猶明月出於海底光彩照耀天下人所
 同仰曹子建詩大國多良才譬海出明珠士贇曰張
 景陽詩魚目笑明月注明月寶珠也漢司馬相如傳
 曰蜚
 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齊賢曰澹蕩猶放蕩也左傳叔向拂衣從

英釐

之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李善曰謂
音和士贇曰太白平生豪邁邈視權臣浮雲富貴此
詩蓋有慕乎仲連之爲人也
鮑照詩春風澹蕩俠思多

其十一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

齊賢曰太白之意謂黃河東走白日西落不捨晝夜
青春容色倏忽摧謝不如長松買四時而不改柯易
葉自非服煉九鼎食精養神累積長久安能變形而
仙哉博雅云黃河出崑崙山東北陬入東海離騷云
指西海以爲期王逸注引七戎六蠻九夷八狄謂之
四海言皆迫海漢張騫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鳥
遲國鳥遲國之西復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
萬仞方八百里曹子建詩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
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士贇曰禹貢導河入於
海博物志云東海謂之溟海西海之東有青海左太

沖詩白日
已西傾
春容捨我去
秋髮已衰改
人生非寒松年

貌豈長在吾
當乘雲螭吸
景駐光彩
齊賢曰春容蒼
顏也秋髮白髮

也廣雅云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
角曰螭龍吸景吸日月之景以駐吾之顏采士贊曰

劉向列仙傳子英贊曰遂駕雲螭起步太極郭景純
遊仙詩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選古詩迴車駕言

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
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全

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太白此詩
亦此之意古詩欲用世而留名太白則欲學仙以離

世其見趣又
出乎流俗矣

其十二

松柏本孤直
難為桃李顏

齊賢曰毛詩何彼穠矣華
如桃李太白謂松柏挺然

孤直不能如天桃艷李嬌然媚人也王贊曰禮記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荀卿子曰桃李倩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昭

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閑長

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齊賢曰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

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

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為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

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

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

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

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灘焉漢書酈食其長揖不拜王贊曰孟子

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漢書東方朔曰一當萬乘之主晏子春秋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陸機詩

昭昭清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冥棲

巖石間齊賢曰張景陽詩清風激萬代謝靈運詩清辭灑蘭藻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曹子建

詩光景不可攀陶潛詩歌竟長歎息王贊曰漢書王貢龔鮑傳序揚雄論曰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耕于

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太白亦有高尚其事之意此詩有所慕而作

其十三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化羣生

寂寞綬道論空簾閉幽情齊賢曰鮑明遠詩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漢書王

貢龔鮑傳序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筮為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日裁閱數人得百餘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楊雄少學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李強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待之彼可見而不可得拙強以為不然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王贊曰此兩句意出於莊子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之意謂君平抱濟世之才而無用世之意是平棄斯世矣世之人復不知君平之賢而不用之焉是世亦棄君平也莊子恬淡寂寞虛無無為
騶虞不虛來鸞鷟有時
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
鳴齊賢曰騶虞白質黑文尾長于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可謂有仁心也毛詩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玉篇鸞鷟鳳凰之屬說文鸞鷟神鳥也周興鸞鷟鳴于岐山王贊曰此乃喻聖賢不虛生其出也有時
安

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人測沉冥

曰博物志昔有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為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谷曰君還至蜀都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
及登岸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土贊曰荆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二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曰此是何處谷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槎機石與騫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槎機石為東方朔所識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李陵詩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流漢書曰蜀嚴湛冥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注曰蜀郡嚴君平深沉玄默無欲言幽深難測也江淹詩誰能

測幽微此詩雖詠史詩其自負之意亦深矣大意與詠子陵詩意同

其十四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秋草黃登高望戎虜

齊賢曰胡關胡虜之關若鴈門關玉關陽關之類諸

胡出入之門史記漠北地平無草木多大沙毛詩何

草不黃士贇曰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沙

鮑照詩寒風蕭索一旦至竟得幾時保光華莊子終

古不滅按木落元本作歲落齊賢本作木落

木落理差順今從齊賢本禮記草木黃落

荒城空

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嗟峨蔽榛莽

齊賢曰說文漠

北方流沙也史記匈奴傳趙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

劬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臣贇曰沙土曰漠杜佑通

典大漠國在鞠國北與骨師相接正觀二十一年通

其預注左氏方丈曰堵三堵曰雉左傳凡邑有宗廟

詩甫主 卷三 十九

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千霜千年也如杜詩七暑三霜云上林賦崔嵬嗟噫服虔注漢書榛木叢生也燕

賦賦灌莽杏而無際士贊曰唐初以葛羅祿熾侯部置大漠州都督府又祈大漠州置金附州都督府並

謀北庭都護府潘岳關中借問誰凌虐天驕毒威武詩肝腦塗地白骨交衢

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鼙鼓齊賢曰漢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

胡強胡者天之驕子也毛詩王赫斯怒聖王玄宗也玄宗承國家富庶侈心動遂貪邊功罷張九齡相李

林甫楊國忠從事吐蕃南詔訖唐世為患左傳蹇叔曰勞師以襲遠樂書鼙早者所鼓司馬五鼓推而上

之主執路鼓鼓之尤大者推而下之旅師執鼙鼓鼓之尤小者司馬法曰萬人之師執大鼓千人之師執

鼙鼓既勞師於鼙鼓之間則陽和生物之仁盡變而為殺慘之氣矣士贊曰古詩借問歎者誰記樂記衆

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

之大率衆來李牧多爲奇軍張左右翼大破殺匈奴
十餘萬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豺虎指匈奴七哀
詩盜賊如豺虎今以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張虔陀
爲雲南太守可以戰豺虎哉士贇曰此詩專指北邊
而言當是爲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之事而作也唐
史天寶六載上欲使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攻吐
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城高固吐蕃舉國守之今
頓兵其下非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上
意不決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攻石堡城上命忠嗣
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
沮撓軍計上怒貶忠嗣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而
卒八載上命哥舒翰帥隴右河西朔方河東兵凡六
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唯一徑可上
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楛木及石唐兵
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
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七畧盡果如忠嗣之言蓋當
時上好邊功諸將皆希旨開邊隙忠嗣獨能持重安
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

力以幸功名傳中所載全與李牧相類此詩末句曰
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者蓋以李牧比忠嗣漢張
耳陳餘敘傳據國
爭權還為豺虎

其十五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

齊賢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

破燕誠得賢士以共國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隗曰

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

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上谷圖經曰黃金臺

在易水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

士謂之黃金之臺王隱晉書曰段匹碑石勒進屯故

安縣攻燕太子丹金臺上一說不同并存之其後樂

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與秦楚三晉合

謀伐齊齊敗潛王出亡士贊曰鮑照詩將起黃

金臺注云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奈何

青雲士棄我如塵埃

齊賢曰伯夷傳云閭巷之人欲

能施於後世哉毛詩不我遐棄士贊曰古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携手好棄我如遺跡左思詩

曰視之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

齊賢曰太白意謂吳姬越女資其一

歌笑則不惜珠玉之費至于賢人才士則待之以糟

糠其好色而不好德如此則賢者將遠去徘徊顧望

而不肯輒下士贊曰史平原君傳李同曰君之後宮

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淮南

子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厭芻豢百姓短

褐不完而宮室衣錦繡後漢鍾離意傳藥松河內人

家貧為郎嘗獨直無被枕止食糟糠顯宗夜人臺輒

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此

聯蓋譏時相好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齊賢曰鶴

色而不好德者辭黃鶴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

園方臨國中之衆人兮託回纆乎尚年王逸注賢者

亦宜高望遠慮以知君之賢愚也蘇子卿詩黃鶴一
遠別千里顧徘徊士贇曰韓詩外傳田饒曰夫黃鶴
一舉千里集君華池啄君稻梁君猶貴之以其從來
遠也雞有五德君輕之以其近也飛來雙白鶴篇曰
五里一反顧十里一徘徊太白少有高尚之志此詩
豈出山之後不為時相所禮有輕出之悔歟不然何
以曰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吁
讀其詩者百世之下猶有感慨

其十六

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
一去別金匣飛沈失相從風胡滅已久所以潛其鋒
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

齊賢曰晉書張華傳初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聞豫
章雷煥達緯象乃要煥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精上

徹於天耳華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卽
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光氣非
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二曰太阿遣使送一
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
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
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報煥
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
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
持劍行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
之不見劍但見兩龍谷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
而返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嘆曰先
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矣吳王以歐冶
子所作劍五一純鈞二湛盧三豪曹四魚腸五巨闕
示秦薛燭燭善相劍見純鈞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
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
水溢於塘列士傳眉間尺者眉間廣一尺楚人干將
莫邪之子楚王夫人抱鐵柱心有所感後產一鐵楚
王命莫邪鑄爲雙劍一雌一雄莫邪留雄而以雌進

楚王劍在匣中常悲鳴王問羣臣羣臣曰嗚此劍
其雄王怒收莫邪殺之士贊曰按此篇是用吳越春
秋楚昭王問風胡子及晉書張華荅雷煥書之事而
成詩其間芙蓉字却出越絕書今子見所引張華專
是矣而所謂吳王問劍於薛燭者不載出處詳味似
是越絕書語句復爾乖訛豈當時率爾不經點對邪
抑不祖越絕而它有傳記如此邪雖然二書者不家
有之因詳錄全文于后吳越春秋曰吳王有女滕玉
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
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
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石為椁題湊為中金甬王
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于吳市中令
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
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
道也乃夫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卧而寤得吳王湛
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
人卧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
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胡子曰臣聞吳王

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
 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已送其死女今湛
 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胡子曰臣
 聞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
 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
 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
 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大陽之精寄氣
 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
 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
 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胡子
 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剡其直者有市之鄉三
 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
 之山已合無雲若邪之溪深而莫測羣神上大歐冶
 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宰而况有
 市之鄉駿馬千疋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
 以為寶越絕書外傳記寶劍篇曰昔者越王勾踐有
 寶劍五闔于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
 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

犬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豪曹薛燭對曰豪
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已
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
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王曰然巨闕初
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
車奔馬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
穿銅釜絕鐵鑿背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
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陛而深惟簡衣而
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粹如芙蓉始出觀其鈺爛如
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
如瓊石觀其才煥煥如冰將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
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
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
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兩師掃灑雷公擊橐蛟
龍持鑪天帝裝炭太乙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囚天
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
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閭之
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閭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

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
 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與
 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
 問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問
 閭使專諸為奏多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
 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
 合若邪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即死雖復傾
 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
 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張景陽七命光如散電
 質如耀雪形震薛燭光駭風胡或馳名傾秦或夜飛
 去吳盧湛詩緬成飛沉鮑照詩雙劍將別離先在匣
 中鳴雌沉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闕有
 崇高一為天地別豈直照幽明神物終不隔
 千祀倘還并太白之詩似擬此作故全錄之

其十七

金華牧羊兒乃是紫煙夜

齊賢曰金華山在梓州射洪縣蔚藍洞天存焉婺州

亦有金華山葛洪神仙傳皇初平丹溪人也年十五
而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
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入山索初平
歷年不能得見後在市中有道士善十乃問之曰吾
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今四十餘年不知死生
所在願道君爲言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
姓皇名初平是卿弟非耶初起聞之驚喜卽隨道士
去尋求果得相見兄弟悲喜因問弟曰羊皆何在初
平曰羊近在山東初起徃視之了不見羊但見白石
無數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但兄
自不見之初平僕乃俱徃看之乃叱曰羊起於是白
石皆變爲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神通如此吾可
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耳初起便棄妻子留就初
平其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
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諸親死亡畧盡
乃復還去臨去以方授南伯逢易姓爲赤初平改字
爲赤松子初起改字爲魯塘其後傳照此藥而得仙
者數十人焉郭璞遊仙詩駕鴻乘紫煙士贇曰劉向

列仙嘯父傳贊曰丹
火翼輝紫煙成蓋
我願從之遊未去髮已白士贊曰史

記留侯世家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沈休
文詩所願從之遊史記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

知繁華子擾擾何所迫崑山採瓊藥可以煉精魄齊賢

曰阮嗣宗詩昔日繁華子鮑明遠詩擾擾遊宦子崑
山崑崙山也西京賦屑瓊藥以朝餐陸士衡詩上山

採瓊藥江淹詩隱淪駐精魄士贊曰選古詩極冥娛
心意戚戚何所迫淮南子掘崑崙以下地中有曾城

九重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
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瓊樹在其北楚辭屑瓊藥以為

糧淮南子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已而
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此亦遊仙詩其間微寓嘆世之

意而已

其十八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東流水

齊賢曰斷腸花猶唐明皇以千葉桃為銷恨花任昉

以萱草花為療愁花之類言三月之朝人見桃李爛

熳春心搖蕩感物傷情腸為之斷至于日暮花已零

落隨逐東流之水左太冲詩云俛仰生榮華咄嗟復

凋枯人於斯世正如是耳士贊曰天津按三輔記云

秦始皇并天下都咸陽端門四達以制紫宮渭水貫

都以象天河橫橋南渡以法

牽牛即今所謂天津橋也

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

齊賢曰古詩云新人工

織縑故人工織素以縑

持此素新人不如故

士贊曰江摠詩

雞鳴海色動謁

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新復應故

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餘輝半城樓

齊賢曰海色曉

天色昧明如海氣朦朧然毛詩雞既鳴矣朝既盈矣

東京記上陽宮在皇城西南南臨洛水西連穀水西

京記上陽宮西有西上陽宮兩宮夾谷水架虹橋以通往來王仲宣詩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輝衣

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齊賢

曰選詩春色滿皇州漢馬太后詔曰前過濯龍門上

見外家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古詩日出東南

行云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傍士贊曰謝靈運詩雲

日相輝映鮑照詩表裏望皇州又詠史詩鞍馬光照

地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丘齊賢曰項羽傳人馬俱

驚辟易師古曰開張而

易其本處懷舊賦不歷嵩

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羞

齊賢曰劉孝標辨命論曰開東閣列五鼎周禮珍用

八物上贊曰選古樂府入門各自媚蜀都賦日吉辰

良置酒高堂家語子路南游於楚積粟萬

鐘列鼎而食南都賦珍羞琅玕充溢潤方香風引趙

舞清管隨齊謳七紫鴛鴦雙雙戲庭幽齊賢曰南

都賦齊僮

唱兮列趙女座南歌兮起鄭儷曹植妾薄相行曰齊
謳楚舞紛紛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邙山
下築園激水養紫鴛鴦崔豹古今注鴛鴦雌雄未嘗
相離上贊曰任彥升表曰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
呂延翰注曰趙女歌舞妓也潘岳詩簫管悲且清梁
元帝纂要齊歌曰謳吳歌曰歛楚歌曰艷淫歌曰哇
宋禮樂志鴛鴦七
十二羅列自成行

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

不退自古多愆尤

齊賢曰楊惲與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

也蔡澤曰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功成不去禍至如
比士贊曰選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李少卿

詩三載黃犬空歎息綠珠成纍讎

齊賢曰嶺表錄異梁氏及今白州人

為千秋有容貌石季倫以真珠二斛買之即綠珠也趙王倫
專權孫秀使人求綠珠崇不與秀矯詔收崇崇正當

宴樓上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効死
於官前因自投樓下而死士贊曰李斯黃犬事見擬

恨賦 何如鴟夷子散髮掉扁舟 齊賢曰史記貨殖傳 范蠡既雪會稽之耻

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陶朱公富至巨萬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

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 士贇曰鍾會遺榮賦散髮抽簪永絕一丘後漢書曰袁閎散髮

絕世此詩之作其有所諷歟大意蓋謂天津橋水閱人亦多矣富與貴者自謂可以長保而不知退安知

其無李斯石崇之禍乎何如范蠡之勇退為高也

其十九

西嶽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

齊賢曰蓮華山在華陰集仙傳明星玉女居華山服玉漿白日升天古詩纖纖出素手上逸注楚辭芙蓉

蓮花也洞仙傳茅濛入華山修道白日升天先邑中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大清又孫丈陽

工文上與呂文敬曰我三人皆太清大和府仙人來
採藥以成新學者士贊曰爾雅華山爲西嶽尚書西
巡狩至於西岳注曰西岳華山華山記曰山頂有千
葉蓮花服之羽化因名曰華山焉古詩迢迢牽牛星
集仙錄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中頂
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梯磴階級玉女祠前
有五石曰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澈雨
不加溢旱不減耗祠內有玉石馬一疋焉淮南子臺
簡以游齊賢曰鮑照昇天
太清

霓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

齊賢曰鮑照昇天行云雲臥恣天行

士贊曰楚辭青雲衣兮白霓裳古樂府攬衣曳長帶
邀我登雲臺高揖衛叔卿

齊賢曰廣記衛叔卿中山人漢儀鳳二年八月武帝

開居殿上忽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半年可三

十許帝驚問曰我中山衛叔卿帝曰中山乃朕臣叔

卿默然不應忽不知所在士贊曰謝靈運詩高揖九

州外唐開元記華岳記雲臺觀中方丈上有山崛起

神仙傳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儀鳳二

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
 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
 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為誰答曰我中山衛叔
 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是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
 本意謂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問云是朕
 臣也於是大失意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帝甚
 悔恨即遣使伯梁求見其子度世之華山尋之到其
 嶺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于石上紫雲鬱
 鬱於其上白玉為牀有
 數仙人執節立其後
 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

曰郭璞遊仙詩駕鴻乘紫煙沈休文詩賓至駕輕鴻
 太白為翰林供奉道不合辭去浪跡天下已而祿山
 反僭號洛陽則太白真能全身遠害矣
 上贊曰老子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
 俯視洛陽川

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
 曰登太山而
 小天下蓋登秦華山而望之則俯視洛陽矣戰國策
 秦上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揚子

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司馬相如喻巴蜀樓
所塗中原膏液潤野草曹植詩豺狼富路衢李善
曰豺狼以喻小人也安史亂離之際朝廷借回紇兵
復兩京故曰茫茫走胡兵復用官爵賞功不分流品
故曰豺狼盡冠纓也太白此詩似乎紀實之
作豈祿山入洛洛之時太白曰適在雲臺觀乎

其二十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

齊賢曰按左傳成公二年齊頃公與晉卻克戰于鞞
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九域志華不注在濟南
府舊為齊州爾雅荷芙蓉郭璞曰別名芙蓉土贊曰
按桑欽水經濟水入東北華不注山酈道元注曰單
椒秀澤不連陵以目高虎牙綠立孤峯特拔
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

蕭颯古

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挾兩青龍

齊賢曰列仙傳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常居西王母石室中周義真人龍嶠山見羨門子乘白

鹿而行上贊曰列仙傳衛叔卿乘雲駕鹿傳于華山石上追之不可得又呼子先者漢中閔下卜師壽百

餘歲臨去呼酒家姬令急裝便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子先持一與酒姬因各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常於

山大呼曰子先酒母在此含笑凌倒景欣然願相從此用其事以伸已意也

齊賢曰沈休文詩一舉凌倒景凌陽宰竇子明經曰倒景炁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下也士贊曰陶潛賦

曰舍言笑而不分淮南子忻忻然常自以為治漢酈食其傳曰吾所願從遊沈休文詩所願從之遊

與親友別欲語再三咽齊賢曰陸士衡詩嗚咽辭密親詩曰中心如噎謂噎憂不

能息也士贊曰陸機詩親友勗君青松心努力保霜多零落選古詩一彈再三嘆

雪齊賢曰北山移文青松落蔭白雲誰侶蘇子卿努力愛春華士贊曰尚書曷哉注曰勉也鮑照詩願

君松栢心探照無窮極禮記其在人也如松栢之心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劉孝標絕交論援青松而示心指白水而旌信莊子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世路多險艱白
日欺紅顏分手各千里去去何時還
齊賢曰王仲宣詩悠悠世路亂

離多阻曹子建詩去去莫復道士贇曰顏延年詩首路踟險艱鮑照詩紅顏難長時易哉又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江淹別賦曰造分手而銜涕謝宣遠詩分手東城闔古詩離家千里客蘇子卿詩去去從此辭江淹
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度空聞紫
詩遊子何時還

金經白首愁相誤
齊賢曰大藥證云紫金大丹若人服食自然不死古詩服食求神仙

多為藥所誤士贇曰鮑照詩丈夫生世會幾時陶潛歸去來辭曰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又詩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孫子兵法曰速如飄風抱朴子曰鄭生哇見授金丹之經謝惠連詩毋貽白

首 嘆撫已忽自笑沉吟爲誰故名利徒煎熬安得閒余

步齊賢曰阮籍詩膏火自煎熬曹子建詩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開士贊曰曹孟德詩但爲君故沉吟

至今楚辭王逸九思怨上曰我心兮煎熬惟是兮用憂沈約詩聊可閑余步 終留赤玉烏

東上蓬萊路秦帝如我求蒼蒼但煙霧士贊曰列仙傳安期生留

赤玉烏報秦始皇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詳見第七首詩注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江淹詩太谷晦

蒼蒼此篇遊仙詩意分三節第一節謂從仙人以遠遊第二節謂別親友而嗚咽第三節是泣別之際忽

翻然自悟而笑曰沈吟泣別者爲誰故哉在世幾時不過爲名利煎熬耳於已分上事初何所益末四句

是決意遠遊之辭謂終當高舉但留遺跡於人間雖帝者求之且不可得豈更復爲親友之戀哉此詩恐

真是一時與親友話別者故中有不盡忘情之詞未有永訣割斷之語也

其二十一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為傳

試為巴人唱和者乃數千

齊賢曰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

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泛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陸士衡詩遺響入雲漢

吞聲何足道歎息空凄然

齊賢曰張奐與崔元始書曰匈奴若非其罪何

肯吞聲寡婦賦撫衾裯而歎息士贇口鮑照詩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江淹恨賦莫不飲恨而吞聲陶潛詩歌竟長嘆息持此感人多漢薄姬傳漢王心懷然伶薄姬此篇感嘆之詩也高才者知遇之難卑汚者投合之易古猶今也士負才而不遭能不讀其詩而為之吞聲嘆息也與

其二十二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雪躑躅長嘶鳴

齊賢曰三秦記隴坻在天水郡其坂九回登者七日乃越上有水四注下名隴頭水毛萇詩傳咽髮不能

息感舊賦胡馬仰朔雲嘯賦奏胡馬之長嘶向寒風乎北朔赭白馬賦望朔雲而蹀足

士贊曰隴頭水事見一卷注魏武帝詩北風聲正悲選古詩胡馬依北風鮑照詩胡風吹朔雪千里渡龍山

我心緬然含歸情齊賢曰張景陽詩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又曰感物多思情賈逵

曰緬思貌士贊曰曹植詩感物傷我懷陶潛詩曰緬然睇層丘昔視秋蛾飛今見春

蠶生嫋嫋桑柘葉萋萋柳垂榮齊賢曰毛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

思雨雪霏霏曹子建詩昔我初遷朱華未稀今我旋止素雪雲飛太白意同此昔我在此見秋蛾之飛今

既改歲春蠶生矣桑華如結柳條爭榮猶未得歸
賢曰沈休文詩寧憶春蠶起楚辭嫋嫋兮秋風王逸
曰嫋嫋風吹木動貌謝
玄暉詩桑柘起寒煙
急歸謝流水羈心搖懸旌揮

涕且復去惻愴何時平

齊賢曰王逸楚辭注謝去也謂時節之去如流水之急戰

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如懸旌終無所泊士贊曰曹植與吳質書曰日不我與曜靈急節孔子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以手揮之也江淹別賦去復去兮長河湄又寢興何時平此篇別情之詩也其亦感物興悲觸景傷懷也歟

其二十三

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早悲歲促

齊賢曰庭綠庭草也張景陽詩腕節悲年促郭泰機詩天寒知運速士贊曰江淹雖秋露如珠秋月如珪

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詩野有蔓草零露團兮注云溥溥然盛多貌溥本作團徒端切謝惠連詩團團滿葉

露

人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相

續

齊賢曰張景陽詩人生苦海內忽如鳥過目又蕩滌於邪志何爲自結束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

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士贇曰列子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音步郎切或作滂滂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築筮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君入安得此位而立乎馬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

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物苦不知足得隴又望蜀人心若波瀾

世路有屈曲三萬六千日夜當秉燭

齊賢曰光武救岑彭書曰

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魏公苦寒行羊腸坂詰屈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士贇曰三萬六千日人生百年之光景也雖太白造詞如此然其意却祖於左傳絳縣人年長矣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四百有六十五甲子矣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士文伯曰三萬六千六百有六旬此所謂奪胎換骨使事而不爲事使者歟此篇大意謂人生在世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猶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四時代謝功成者去理之常也奈何畏死戀戀斯世常懷不足之嘆而謬用其心哉既如此不知止足則百年之內惟當夜夜遊宴以留連光景而已識者觀之豈不大可笑歟

其二十四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

齊賢曰毛詩大車檻檻劉公幹詩廣路揚埃塵天台

賦羲和亭午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中貴中鄴

貴人也史蘇秦既為從長佩六國相印過洛陽昆弟

妻嫂側目不敢仰視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

見季子位高金多也漢書音義有甲乙次第故曰甲

第宣帝賜霍光甲第一區選詩王侯多第宅甲宅猶

甲第也十贊曰漢田蚡傳

治宅甲第田園極膏腴

路逢鬪雞者冠蓋何輝赫

齊賢曰蘇秦說齊宣王曰臨菑民鬪雞走狗陳思王

名都篇鬪雞東郊道左太冲詩冠蓋蔭四術鼻息

鼻也劉劭趙郡賦煦氣成虹蜺孟子人皆有怵惕

隱之心王贊曰按唐五行志玄宗好鬪雞貴臣外戚皆尚之賢者或弄木雞又陳鴻撰東城老父傳云實

昌生七歲趨捷過人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聞雞戲及卽位治雞坊于兩室間索長安雄雞金尾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于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之上好之民風尤甚諸王外戚公主侯家傾帑破產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傍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昌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喂而馴使之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于玄宗召試殿庭皆中帝意卽日爲五百小兒長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雞籠三百從東封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屍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聞雞服會玄宗于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綉衫隨軟輦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治道挽喪車八月五日千秋節賜天下醮或醮于洛元會

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必
 從昌冠鷗翠金華冠錦綉襦袴執鐸拂導群雞敘
 立于廣場顧盼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嚙磨距
 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
 決強者前弱者後隨昌鴈行歸於雞坊角觝萬夫跳
 劍尋撞蹴毬踏繩舞于竿顛者意索氣沮已遂巡不
 敢入豈教祿擾龍之徒歟太白此詩似為此等而作
 西都賦冠蓋如雲荀子曰月不高其輝不赫曹植七
 啟慷慨則氣成虹

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

齊賢曰琴操云

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
 耳莊子柳下季之弟名盜跖徒卒九千人橫行天下
 侵善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士贇曰逸士傳巢父
 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
 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
 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
 得乃遇清泠之水洗其耳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
 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

牛還耻令牛飲其下流也史淮陰傳翻通曰跖之犬吠堯非其主也此篇諷刺之詩蓋為賈昌輩而作末句謂世無高識者故莫知此等之為跖行而太白輩之為賢人也亦太白不遇而自嘆歟

其二十五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採芳桂枝反棲惡木根

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

齊賢曰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梟淳散朴許慎淮南

子注澆薄也梟與澆同王逸注楚辭桂樹芬芳以興屈原之忠良也管子曰士懷耿介之心不陰惡木之

枝離騷擘木根以結蔭兮貫薜荔之落葉李廣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士贊曰莊子世喪道矣道喪世矣

世與道交相喪矣晉武帝紀制曰武皇制奢俗以變儉約正澆風而反淳朴選王簡栖撰頭陀寺碑文澆

風上派淳源下黷愛流成海情塵為岳古詩蘭芳無人采淮南招隱賦攀援桂枝兮聊淹留陸士衡詩熱

不息惡木陰

大運有與沒群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

無窮門

齊賢曰淵明詩日入羣動息莊子黃帝見廣成子問曰敢問治身若何而可以長久廣成

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黃帝再拜曰廣成子之

謂天矣廣成子曰彼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今夫百物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故

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士贇曰史天官書曰亦有大運類

延年詩飛奔互流綴宋玉招魂曰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此篇謂世不知有道者之可尊是世喪道矣有

道者見世如此遂亦無心用世焉非所謂道喪世者歟故曰交相喪也於是淳源為澆風所散無復古道

矣不採芳桂枝者以此有道者不見用反棲惡木根者以比不道者反見用焉此兩句伸上世喪道之意

也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者以比有道者見世不重道亦遂獨善其身而終身隱默焉耳此兩句伸上

也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者以比有道者見世不重道亦遂獨善其身而終身隱默焉耳此兩句伸上

道喪世之意也大運有興沒君年動爭飛奔者謂有道者不用世而舉世遂無知道之人於是乎澆風日扇淳源日散大運有興有沒而世之人膠膠擾擾汨汨於情慾聲利之中不過如昆虫鳥獸之爭飛奔而已可勝嘆哉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者乃太白見得世道如此決意為有道者之歸廣成子乃上古有道之人黃帝之師故托廣成子而言也吁讀此詩者百世之下猶有感激

其二十六

碧荷生幽泉朝日豔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煙

齊賢曰舉芙蓉兮木末王逸注芙蓉荷也生水中玉篇荷芙蓉蓮荷實杜預注左傳美色曰豔曹子建詩朱華冒綠池謝莊詩秋榮冒水潯景福殿賦朝日耀而增鮮陸士衡詩密葉成翠幄曹植詩被服麗且鮮陸機毛詩草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秀色空絕世馨香竟誰傳坐

看飛霜滿凋此紅芳年

齊賢曰張衡七辨曰淑性窈窕秀色美艷陸士衡樂府秀

色若可飡尚書至治馨香七命曰飛霜迎節士贊曰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王康琚詩凝

霜凋朱顏結根未得所願託華池邊

齊賢曰古詩結根大山阿史記崑崙山上

有華池陸士衡詩移居華池邊士贊曰陸機詩結根與且堅孟子得其所哉魏文帝詩夕宴華池陰此篇

荷與華池比也與謂君子有絕世之行處於僻野而不為世所知常恐老之將至而所抱不見於所用安

得託身於朝廷之上而用世哉是亦太白自傷之意也歟

其二十七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

齊賢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羅敷艷歌秀

色若可飡陸士衡詩飛陸躡雲端士贊曰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窻阿閣三重階淮南

子曰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子虛賦曰上干青雲

眉曰

艷皎月一笑傾城歡常

恐碧草晚坐泣秋風寒

齊賢女篇

曰艷歌淑貌耀皎月美曰容華耀朝日漢書李

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傾人國班婕妤好怨歌行常玃

此意十贊曰莊子眉目應如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秋節至涼颺奪炎熱亦之好宋玉好色賦纖手淹詩閨草含碧滋

怨玉琴清晨起長歎焉得理

君子共乘雙飛鸞齊賢曰陸

機詩佳人撫琴瑟纖手清口還美女篇盛年處房室中

閑名都篇曰清晨復來起長嘆左傳嘉耦曰妃

又曰齊大非吾偶江淹扇詩霧縠陸士衡詩思駕歸鴻羽比

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翼雙飛翰士贊曰詩云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曹植詩仇此詩比興與二十六首同

結髮辭嚴親來為君子意謂懷才抱藝之士惟

恐未見用之時而老之將至爵位而用世也士有志而不

遇者讀之能不一唱三

言不言
嘆而有餘
悲也邪

其二十八

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

士賈曰陶潛詩東方有一
顏容孫子

日速如

草綠霜已白日西月

飄風

元命苞曰霜以殺草記哀公
問日月東西相從而巳

蓬古來賢聖人一一誰成功

齊賢曰
如特景

日晝俄夜不覺蒼鬢颯然成衰蓬
生既然而流涕曰日月如流老將至矣

以悲耳士贊曰古詩萬
君子變猿顏

小人為沙蟲

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
曰袍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久而不歸
為猿鶴小人為沙蟲

一軍皆化君子
與所載作

不耐秋颯然成衰

草含綠滋春秋

人之容色易變

易過草綠俄白

劉備見髀裏肉
而功業不建是

王南征不及廣成子乘雲駕輕鴻賢曰莊子廣成

百歲吾形未嘗衰又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肌

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吸風飲露乘雲氣駕飛龍而

遊乎四海之外沈休文詩賓至駕輕鴻士贊曰神仙

傳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漢

武帝內傳曰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班麟郭璞遊

仙詩曰駕鴻乘紫煙此言人暫少忽老光景易流千

變萬化未始有極然不若仙化之為高也

其二十九

三季分戰國七雄成亂麻

齊曰二代之末分為戰

七雄春秋孔演圖天運三百魏燕趙齊楚秦號為

七雄墟闕分裂諸夏前漢天威雖雄代起班固賓戲

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士贊曰幽語郭偃曰夫三季王

王之宜亡也韋昭曰季末也二季王桀紂幽王也王

風何怨怒世道終紛拏

齊賢曰王風王國之風黍離以下是也士贊曰詩太序亂

世之音怨以怒又關睢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淮南子曰芒繁紛拏以相交持又芒繁亂澤巧偽紛拏至

人洞玄象高舉凌紫霞仲昆欲浮海吾祖之流沙

齊賢

曰至人至德之人至人洞知天數不與堯舜之選乃

高舉遠引出風塵之表故引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

海老子西出關以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逆知當有

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且老子老子知喜命應得

道乃停關中以長生之事也喜喜又請教戒老子語

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經乃與喜俱之流沙

之西服巨勝實莫知所終十賀曰淮南子夫至人登

太皇馮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易曰縣象著明莫

大乎日月抱朴子曰故聾瞽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

之與玄象矣陸士衡詩輕與乘紫霞唐以老子為祖

太白乃與聖皇帝聖賢共公

九世孫故稱吾祖 聖賢共公 沒臨岐 胡咄嗟 齊賢曰

賢莫能度左思詩嗚嗟後
力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為
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嗚嗟
亂離之後遭難被黜之時
高飛遠舉者耶
其志亦可哀矣

其三十

玄風變太古道喪無時還

齊

世之人以榮枯得喪為一身
賀曰江淹詩玄風空外慕
昭明太子文選敘曰式觀元
之人從心而動不違自然莊

遊子無擾擾季葉人鷄鳴趨

四關

齊賢曰孟嘗君入秦秦昭王因之得

釋即馳去夜半至函谷關關
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

法雞鳴出客孟嘗君客
傳出如食頃秦追果至

狗枯抱朴子曰且夫深
暖蟻之粮終與塵壤之
贊曰此詩其作於安史
不然何有羨乎古人之

鮑明遠詩雞鳴關吏起陸機

東成臯南伊闕北孟津西函

關士贇曰鮑明遠詩擾擾遊

也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為利

馬門誰知蓬萊山齊賢曰史記

東門京鑄銅馬法獻之詔立

門蓬萊山見其上注士贇曰

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于司

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

之富貴而不知白首死羅綺笠

海外之仙景也

不見招西京賦綠酒晒丹液書

似不任乎羅綺

昔從鄭君受九丹及金銀液經

酒于大廟宋南平王白紵舞曲

方言秦晉間美貌謂之娥士贇

詩綠酒開芳顏王康琚詩疑霜

洛陽記云洛陽有四關

谷結客行云升高臨四

宦子季葉末世但識金

者路之徒也

宦者門旁有銀馬故

援傳武帝時相馬者

魯班門外更名金馬

輔黃圖金馬門武帝

門因以為名東方朔

門此言人但知人間

歌無時閑士贇曰左

思詩白首

娥周素顏齊賢曰抱

晉太康元年為醴淥

日佳人舉袖曜青娥

陶潛大儒揮金椎

周朱顏

琢之詩禮間蒼蒼三珠樹冥目焉能攀

齊賢曰莊子儒以詩禮

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
襦口中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坡生不
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擊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顛
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淮南子凡海外三十六國三
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丘在
其東南方曹植詩山樹鬱蒼蒼土贊曰此詩太白感
時憂世之作也意謂古道日喪季世之人不復返僕
汨沒于名利聲色之場至死不悟所謂儒者又皆假
經誤世之人借儒術以行其竊取之心漢諺所謂懸
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者皆是也彼豈知大道
無為自然之化哉三珠之樹喻大道也雖蒼蒼在前
乃如之人目冥然無見安能攀而至乎憂憤之意微
而顯矣

其三十一

鄭客西入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

壁遺鑄池君明年祖龍死齊賢曰史秦始皇紀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夜過華

陰乎舒道有人持壁遮使者曰為吾遺鑄池君因謂

者奉壁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

十八年行渡江所沉壁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

君水神也張晏曰武王居鑄池君則武王也武王

長安西南有鑄池索隱曰按服虔云水神是也江神

以壁遺鑄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且秦水德王故

其君將亡水神先自相告也蘇林秦人相謂曰吾屬

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嘯流水齊賢曰秦地之人知天下將亂乃相

率避之入桃源中與斯世隔絕矣漢書云吾屬無患矣陶淵明桃花記晉太源中武陵漁人捕漁爲業緣溪行忽逢桃花夾岸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異之前行盡水源便得一山有小口捨舟從口入豁然開明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見漁人驚問還家設酒殺雞作食自云先世避秦時亂來此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停數日辭去旣去得其船便扶向路處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迷不復得路後遂無問津者王贊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明哲保身之道也太白亦深羨夫避秦之人見幾而作卒能全身遠害者乎太白始遭永王璘之逼迫繼而不能白白竟遭竄逐之禍懼憂而有羨其志亦可哀也已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此兩句是暗指史所謂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樂以刑殺爲威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之事脫胎換骨了無斧鑿痕跡非聖於詩者孰能與於此乎

其三十二

蓐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

齊賢曰左傳蔡墨曰少皞之子曰重曰該曰脩曰熙

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

冥杜預注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山海經西方神蓐收

左耳有蛇乘兩龍人面有毛虎爪執鉞金神也郭璞

詩蓐收清西陸漢書日行西陸謂之秋曆書晦朔弦

望初八日上弦二十三

日為下弦 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 齊賢曰陸士衡

詩感物百憂生謝靈運詩遇物難可歇杜預注左傳

歇盡也士贊曰記月令孟秋寒蟬鳴古詩秋蟬鳴樹

間曹植詩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古歌行感物懷

歌所思謝靈運詩感感感物嘆謝惠連詩念離情未

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淪忽 齊賢曰阮嗣宗詩良辰在何許士贊曰謝靈運詩序

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 天寒悲風生夜义衆

何晏景福殿賦乃大運之攸戾

星沒

王贊曰選古詩海水知天寒楚辭哀江介之悲風李少卿詩遠望悲風至選古詩云愁多知夜

長仰觀

惻惻不忍言哀歌逮明發

齊賢曰謝靈運詩

衆星列

明發不寐頰延年詩明發動愁心王贊曰歐陽建詩

惻惻心中酸劉琨詩哽咽不能言王粲詩不忍聽此

言左思詩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王景玄詩哀歌

送苦言鮑照詩笙歌待明發此詩悲秋者之詩也自古志士感秋而悲者何蓋天道一歲之運猶人生一

世之期也時至于秋歲功成矣老之將至功業未建

名聲不昭能不

感此而興悲耶

其三十三

北溟有巨魚身長數千里仰噴三山雪橫吞百川水

齊賢曰三山蓬萊方丈瀛洲周書禹濞七十川以利

天下尚書大傳百川趨於海木玄虛海賦魚則橫海

之鯨突杙孤遊喻波則洪漣踳踏吹澇則百川別
流王贊曰此詩首尾莊子事詳見一卷大鵬賦注

陵隨海運憚赫因風起吾觀摩天飛九萬方未已

齊賢

曰王仲宣詩鸛鵠摩天遊王贊曰左傳馮陵我城郭
莊子曰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
輝赫千里東方朔七言曰折羽翼今摩蒼天古鳥生
八九子歌曰黃鵠摩天極高飛此詩言志之作也

其三十四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

齊賢曰說文檄以木簡為書長二尺以徵召魏武奏

事曰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漢制計戶點兵
凡氏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衝士一歲為材官騎士有
事則命中都官將之制越則發會稽豫章兵擊胡則
發齊遼東開西南夷則發巴蜀文帝二年初與郡守
為銅虎符竹使符注以符代古者珪璋各分其半右
留京師左以與之嚴助傳武帝曰吾新即位不欲出

虎符發郡國兵士贊曰漢書

下兵于虛與奔星注顏師古

星天使也古詩

四十專城居

喧呼救邊急

堅入寇妄張氏諫曰諺云雞

以來眾雞夜鳴士贊曰史歷

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曹植

濛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

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

時之喧呼驚擾栖鳥亦不得

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

地首得一澹然四海清

齊賢曰甘氏星經紫微十一

十四星在北斗北注云

東垣上西垣七主大帝之坐

言三公變理陰陽故漢

有日食地震水火之災則策

兇三公北斗第一星為

天樞第二星曰璿第三星曰

璣第四星曰權第五星

曰衡第六星曰關陽第七星

曰招搖光老子云天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

一以為天下貞書曰

清四海士贇曰左思詩皓天白晉天文志紫

垣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之常居也書茲惟

公論道經邦漢天文志南宮不鳥檣衡楊雄借問此

長揚賦海內澹然末無邊賊災金華之患

何為答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齊賢曰

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地心瀘水出牂柯郡諸葛

亮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戎瀘之間有渡瀘

亭又戎州對江山下趾下臨匡湖蠻江路蠻自江水

必至城下疑是渡瀘遺跡按黎志亮南征由今黎

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瑟琶部三

程至舊萬州十程至瀘水自瀘水四程至弄棟即姚

州地唐開元末皮邏閣逐河蠻取大和城天子賜名

歸義歸義以利啖劍南節度求合南詔為一寢以

大冊為雲南王治大和城天寶七年歸義死閣羅鳳

襲王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使忿少方畧故事南詔

嘗與妻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

羅鳳不應虔陀數詬斬之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

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

通自將出靖州羅鳳遣使謝罪顯還所虜得自新如

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因使者

薄白崖城大敗引還羅鳳遂非臣吐蕃會楊國忠

劍南節度使當國乃調天下兵十萬使侍御史李宓

討之輦餽者尚不在數涉海而疫死者相踵於道

敗死於西洱河國忠矯為捷書上聞自再興兵傾中

國驍騎二十萬天下冤之土贊曰史世家孔子曰吾

何為於此按唐史雲南即南詔也本烏蠻別種高宗

時遣使入朝開元時冊為雲南王遣子閣羅鳳入質

後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

長史率兵六萬人討之戰瀘川舉軍沒國忠素德仲

通匿其敗更敘戰功仲通者蜀郡大豪也國忠因時

頗資給之故以此報德云已上見唐書南詔及楊國

忠等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土贊曰按唐兵志天

傳稍變士皆失拊循折衝諸府不土無兵可交六軍宿衛

家遠行遊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
泣盡繼以血心摧兩

無聲齊賢曰易曰家人有嚴石馬父母之謂也征成
去無還期長號以別

父母悲慟之至感動天地日月
為之無光王僧達詩

盡而繼之以血土贊曰韓非丁日卞和獻玉璞於楚
二日三夜泣盡繼之以

血江淹上書曰此少卿所以
抑天越心泣盡而繼之

毋別子之時心摧賦扁切担以摧心兩無聲者謂父
而無言可發也困獸當猛虎
九窮名餌奔鯨千去不

一回投軀豈全生齊賢曰左傳得困獸猶鬪謝玄暉詩
長蛇固能吞芳奔鯨自此曝北門行

投軀報明主如何舞干戚一又有苗半齊賢曰尚書
身死為國殤

階七旬有苗格土贊曰尚書而口言禹有苗弗率汝
祖征三旬苗民逆命益贊禹

帝乃誕敷文德舞

干羽于兩階七句有苗格太白此詩蓋討雲南時作也首四句即見徵兵時景象而言五句至八句是設難謂當此君明臣良天清地寧海內澹然四郊無警之時而忽有此舉果何為哉九句至十二句乃白問之於人始知徵兵者討雲南獘子亡去之罪也十三句至二十二句乃白逆知當時所調之兵不堪受甲悲號而別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如以困獸當虎窮魚餌鯨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師之入也未二句則比南詔為有苗而深嘆夫當國之大臣不能如益之贊禹禹之佐舜敷文德以來遠人致有覆軍殺將之耻也

其三十五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隣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

齊賢曰莊子師金曰西施病心而躡其里之醜人是而美之歸亦捧心而躡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

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陸德明日蹙額曰

曠王贊曰西漢書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

匍匐而走南史垣崇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齊賢曰論

祖傳自可拍手笑殺

語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楊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

曰壯夫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齊賢曰韓子曰燕

不為也

臣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

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衛人曰臣為棘刺之母

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中不飲酒食肉雨

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燕王

因養衛人而不能觀其母猴鄭人有臺下之冶者謂

王曰臣則削者諸微巧必以削之所削必大於削今

棘刺之端不容削則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為棘

刺之沐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

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冶人謂王曰功成無所用

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楚楚且華身

齊賢曰列子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

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用其巧毛詩衣裳

楚楚士贊曰莊子云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

文身無所用之 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

齊賢曰詩大雅首

固賦序昔王澤竭而詩安得郢中質一揮成斧斤

賢

不作成康沒而頌聲寢 曰莊子曰郢人墜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

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

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

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

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士贊曰此篇蓋譏世

之作詩賦者不過藉此以取科第干祿位而已何益

於世教哉太白嘗論詩曰將復古道非我而誰雅頌

人之質能當匠

石之運斤耶

李詩甫注

其三十六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

齊賢曰卞和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楚武王

王示玉人曰石也則其右足武王沒獻之文王王示

玉人曰石也則其左足成王即位抱其璞哭於郊王

使人攻之果得寶玉士贊曰韓非子卞和者楚野民

也得玉璞於山中獻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玉王以

為欺謾則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平王

王又以為欺則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為荆王和復欲

見之恐見害乃抱其玉而哭晝夜不止涕盡續之以

血荆王遣問之於是和隨使獻玉王使剖之中果有

玉乃封和為陵陽侯卞和辭不就墨子曰和氏之璧

所謂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沉冥道

良寶

為羣 齊賢曰莊子太公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羹

勝傳卒有一老父來甲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

自銷尚書滿招損楊子蜀莊沉冥易天道虧盈而益謙王贊曰金樓子曰蘭含香而遭焚謝靈運詩沉冥空別理西都賦大雅宏達於茲為群

東海沉碧水西關乘紫雲魯連及

柱史可以躡清芬

齊賢曰史魯仲連見辛垣衍曰秦權使其工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

為帝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東海有碧水土子西入關關令尹喜占雲氣當有真人過物色得老子王贊曰東方朔十洲記扶桑在東海之東岸一萬里復得碧海廣狹浩汗與合東岸大碧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百里上有仙官變化萬端劉向列仙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先見其氣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授之後喜與老子俱遊流沙之西莫知所終關尹內傳關令尹喜關大夫也善於天文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喜曰應有聖人過果見老子漢武帝內傳曰

西王母乘紫雲之輦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此篇感嘆之詩也前四句爲士不遇知己者嘆也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者爲才士用世知進而不知退適以自累其身者嘆也於是翻然悟曰虧盈者天之道也曷若沉冥隱晦效魯連柱史之高舉遠蹈與道爲羣以保其身也哉

其三十七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

齊賢曰淮南子鄒衍盡忠於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許祭酒注淮南子曰齊寡婦庶賤之女也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爲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毀景公之支體士贊曰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江文通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室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

精誠有所感造化爲悲傷

誠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

豈不哀哉繆襲詩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列子造化之所始者謂之生此言風霜雷電皆造化之所爲

也精誠之所感造化者亦爲悲傷故示警焉

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傍

士贊

曰魏文帝燕歌行爾獨何辜恨河梁鄒陽書曰日者

謬得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側身局禁者乎李白傳

天寶初賀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

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

有詔供奉翰林當塗令李陽冰序文集天寶中皇祖

詔召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御

手調羹以飯之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置於金鑾殿

出入翰林文集樂府序翰林在天寶中賀秘監聞於

明皇帝召見金鑾殿降步輦迎浮雲蔽紫闥白日難

如見綺皓草和番書思若懸河

同光齊賢曰晉載記云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

蔽白日紫闥猶官也士贊曰史龜策傳日月之

李詩補註 卷二 四十六

明時蔽於浮雲曹植表注心皇德結情紫闥崔駰達
旨曰攀台階闕紫闥曹植求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

太陽雖不為回光然向之者誠也
群沙穢明珠眾草凌孤芳
齊賢曰應德璉

詩簡珠墮沙石注沙石喻小人孤芳蘭也王贊曰淮
南子河水欲清沙壤穢之楚辭君弗度而弗察兮使

芳草為藪又欲荼薺不同畝兮蘭芷幽而獨芳
古來共嘆息流淚空霑堂
賢

曰魏武帝樂府云延頸長嘆息又云淚下沾衣裳士
贊曰鮑昭樂府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潘岳詩撫

衿長嘆息江淹詩零淚浩衣裳大白此詩其遭高力
士懷脫靴之耻摘清平樂詞之語諧於貴妃放黜之

時所作乎前八句引興述事浮雲比力士紫闥比中
宮白曰比明皇其意謂力士諧之於貴妃明皇復信

貴妃之言而疎之難回光者上意卒不可回也羣沙
眾草以喻小人明珠孤芳以喻君子古來共歎息流

淚空沾裳者此乃太白自解慰之辭謂君子為小人
所讒者自古皆然豈獨今之世哉夫如是則惟有空

自流淚霑裳以寄吾眺戀之音而不傷怨而不誹汰白此詩送

云耳所哀得之矣

其三十八

孤蘭生幽園眾草共蕪沒雖昭陽春暉復悲高秋月

齊賢曰水經云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上有淳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楚辭有

皆曰香草不分別也陸士衡樂府蘋以春輝蘭以秋

芳士贇曰琴操孔子過谷中目蘭獨茂嘆曰蘭當為

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草為伍以止車援琴鼓之自傷

不逢時托辭於香蘭也楚辭立眾芳之蕪穢曹植詩

云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飛霜早漸瀝綠艷恐休

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色衰和芳草亦未歌楚辭

歇齊賢曰謝靈運詩首夏猶清和歌盡也士贇曰願延

之祭屈原文曰飛霜急若無清風吹香氣為誰發

節潘岳詩流芳未及歇若無清風吹香氣為誰發

士贇曰願延

李言補言
曰詩云穆如清風曹植詩為註
詩也首兩句謂君子在野末
句至六句謂雖蒙主知而小
之士亦如是而已矣末句則
拔萃而薦用之則雖有
德馨亦何以自見哉
發皓齒此亦比興之
自拔於象人之中三
之讒譖者已至孤寒
明若非在位之人引類

其三十九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齊賢曰爾雅九夷入狄七

長夜漫漫何時旦士贇曰阮籍詩登高望蠻謂之四海甯戚歌

九州悠悠分曠野沈休文詩海流漫漫霜被群物

秋風飄大荒寒齊賢曰鮑明遠剡門行旌甲被胡霜

秋霜注曰秋霜肅殺於物山流經曰大荒之中有山
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中也曹植
七啓隱居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齊賢曰楚詞及
夫荒之度榮華之未落玉

逸注榮華喻顏色陸士衡君子行翻覆若波瀾謂

華如東流之水晝夜不停萬爭如波瀾忽生忽滅玉

贊曰抱朴子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為不幸以白日

榮華為穢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

掩徂輝浮雲無定端（士贊曰）山淹詩寒陰籠白日魏

蓋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楚辭（四）北有浮雲亭亭如車

今泊莽莽而無垠白日君象（注）雲喻小人也梧桐

巢燕雀枳棘棲鴛鸞（齊賢曰）林（注）辭葛藟累於桂樹今

高位貪佞升為公侯梧桐本鳳凰所棲今燕雀巢之

枳棘燕雀所安今鴛鸞棲之（注）此意（士贊曰）詩云鳳

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注）彼朝陽注云鳳凰之

性非梧不棲仇覽傳曰枳棘非鸞鳳所棲此亦喻

小人在位君子且復歸去來（齊賢曰）陶

在野之意也（注）來辭馮驩彈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士贊

曰史孟嘗君傳馮驩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

無與樂錄曰行路難古樂府曰此篇登高望四海天
 地何漫漫者以喻高見遠識之士知時世之昏亂也
 霜被群物秋風飄大荒寒者以喻陰小用事而殺氣
 之盛也榮華東流水萬事皆空以喻陰小用事而殺氣
 謂榮華者如水之逝萬事之無常亦猶波瀾之無有
 底止也曰君象浮雲蔽日也蔽者蔽也徂輝者日落
 之光也以喻人君晚節為姦臣所蔽其明猶白日將落
 為浮雲掩其輝也無定端者政令之無常也梧桐葉
 燕雀者喻小人在上位而得志也棘棲鴛鴦者喻
 君子在下位而失所也且復歸去來詞歌行路難者
 白意蓋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識時
 知幾之士當此之際惟有歸隱而已

其四十

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雞刺蹙爭一食

齊賢曰宋玉九辯曰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不貪饑
 而妄食即此意離騷注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天爲生

樹名曰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瓊琅為實

康詩朝食琅玕實屈原卜居云將與鸞鳳爭食乎五

臣曰雞鶩喻讒夫爭食爭祿也士贊曰五淹詩靈朝

鳳振羽儀戢戢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既玉池津朝

鳴崑丘樹夕飲砥柱湍齊賢曰鳳凰翔禹仞之上過

東縣東南居河中猶柱焉士贊曰韓嬰詩外傳黃帝

召天老問鳳象何如天老對曰鳳鴻前而麟後蛇頭

而魚尾龍文而龜背燕頤而雞喙五色備舉出君子

之國翺翔四國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

丹丘見則天下安寧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在北海戌

地北海亥地天帝君治處也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

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唐太宗鳳賦云宸遊紫霧夕

飲玄霜桑欽水經又東過砥柱間注云砥柱山名也

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

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形故名曰砥柱也

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士贊曰詩云弁彼鸞斯歸

飛提提陸機詩仰瞻凌霄

鳥羨爾
歸飛翼

幸遇王子晉
結交青雲端

齊賢曰列仙傳周靈王太子名晉好

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年後乘白鶴在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去士

賀曰蘇武詩結交亦相因
王康珺詩放神青雲外

懷恩未得報
感別空長嘆

齊賢曰劉公幹詩感慨以長嘆上贊曰曹植詩中夜起長嘆此詩似太白自比之作太白雖帝族非凡輩

可儕然孤寒疎遠知章薦之方能致身金鑿蒙帝知
遇可謂結交青雲端矣此恩未報臨別之時安能不

感嘆
哉

其四十一

朝弄紫沂海 夕披丹霞裳

齊賢曰廣記東方朔嘗出經年乃歸母曰汝經年

歸何以慰我朔曰兒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
虞淵湔洗朝發中還何云經年士贊曰此篇人多

兩句爲不類起句殊不知正是取法選詩體如朝發
鄴都橋暮濟白馬津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朝旦
發陽厓景落憇陰峯之類皆起句也而其文法則又
皆自楚詞中來如朝發軻於天津兮夕余濟乎西極
朝馳予馬乎江皋夕濟乎西

灑是也此篇自爲一首無疑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

光齊賢曰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若木
若木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若木
日所入處生崑崙西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水有十
日其華昭下地注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華猶光
也然則若木有二此乃灰野之若木歟王贊曰劉琨
詩揮手長相謝離騷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
佯此乃遊仙詩恣意大言倏而東雲臥遊八極玉顏

忽而西政不辨是折何處若木也

已千霜齊賢曰鮑明遠升天行云雲卧恣天行淮南
子八絃之外乃有八極神女賦苞溫潤之玉
顏士贊曰列子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飄飄八無

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倪稽首祈上皇

齊賢曰莊子天倪注倪際也屈原東皇太乙云穆將諭今上皇士贊曰曹

植七啓曰飄飄焉燒燒焉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莊子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

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臨下上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又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

呼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

齊賢曰列子太素者質之始招魂云華酌既陳有瓊

漿郭璞遊仙詩容成揮玉盃

一食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

去天外恣飄揚

齊賢曰賈誼惜誓曰念我長生而又仙今不知及余之故鄉宗慙願乘長

風破萬里浪士贊曰陸機詩長風萬里舉何晏景福殿賦從風飄揚此是遊仙詩然以比興類之亦有深

意

其四十二

搖裔雙白鷗鳴飛滄江流宜與海人狎豈伊雲鶴儔

寄形宿沙月泐芳戲春洲吾亦洗心者忘機從爾遊

齊賢曰謝靈運詩搖裔起長津謝玄暉詩迴瞰滄江流張華詩低飛雙白鷗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謝玄暉詩喧鳥覆春洲易曰聖人以此洗心莊子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王贊曰此太白托興之詩也鮑照詩曰寧作野中之雙鳧不願雲間之別鶴詩意實祖乎此雲中之鶴乃供仙官控御者以喻在位之人也海上之鷗乃與野人狎翫者以喻閑散之人也太白少有放逸之志此詩豈供奉翰林之時忽動江海之興而作乎

其四十三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

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

齊賢曰沈休文詩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懽悞人

事盡情性猶未充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正與此

意同列子周穆王駕八駿至赤水之陽升崑崙丘觀

黃帝之宮觴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為王謠王和之

廣記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乘紫雲輦駕九色班

麟降漢宮東向坐帝跪問寒暄畢因呼帝坐遣侍女

與上元夫人相聞云比不相見四千餘年劉徹好道

適來觀之夫人可暫來否帝問上元何真也曰是三

天真皇之母上元之官俄而夫人至可年二十餘頭

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帝拜夫人曰汝好道乎汝

胎性暴胎性淫胎星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於

榮衛之中雖慕瑤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靈跡成蔓

長生亦自勞耳

草徒悲千載魂

齊賢曰神仙傳茅君學道能使金梭玉杯自來人前江文通恨賦試望平

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士贊曰

封禪書漢言帝時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

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瑤水聞遺歌穆王事見前句注詩云野有蔓草此言二君雖遇王母上元夫人然亦卒不免於死是亦猶新垣平玉杯之空言耳當時明皇亦好神仙之事此詩蓋有所諷云

其四十四

綠蘿紛葳蕤繚繞松柏枝

齊賢曰詩頍弁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

蘿也郭景純詩綠蘿結高林楚辭上葳蕤而防露注盛貌魏明帝悲歌行女蘿亦有託士贊曰毛詩草木疏曰今松蘿蔓松生而枝正青蜀都賦曰敷藻葳蕤草木有所託歲寒尚不移士贊曰陶潛詩萬族各有託江淹詩兔絲及水萍所奇終不移王粲詩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

何天桃色坐嘆葑菲詩玉顏艷紅彩雲髮非素絲

齊賢

曰毛詩桃之天天毛萇曰天天少壯也谷風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孫炎曰葑蔓菁菲土瓜此二菜者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以其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而棄其相與之禮太白意類此詩鬢髮如雲又曰素絲五純士贇曰宋玉神女賦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江淹詩庭樹發紅彩

君子恩已畢賤妾將何為齊賢曰陸韓卿歌曰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古詩曰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士贇曰江淹詩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此意謂玉顏未改雲鬢未衰而君子之恩情中道絕矣尚何言哉詩有比有興所以抒下情而通諷諭也當時君臣夫婦之大倫不合於禮義而不克終者無所不有太白此詩必有為而作也

其四十五

八荒馳驚颺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顏陽洪波振大壑

齊賢曰曹子建詩云驚風飄白日古詩浮雲蔽白日
海賦擘洪波指太清楚辭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列
子渤海之東有大壑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王贊
曰楊雄校獵賦玄冬季月天地陰陽萬物權輿於內
徂落於外謝宣遠詩頽陽照通津頽陽落日也日君
象以比昏君殷仲文表曰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風
拂野林
龍鳳脫罔罟飄飄將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
無靜柯

詠場藿

齊賢曰龍鳳喻君子網罟喻禍患謂君子幸
脫禍患將安所棲託乎隱於空山詠場藿之

詩而已詩皎皎白駒食我場藿注馬五尺以上為駒
王氏曰白駒以况潔白之賢人言宣王之時賢者有
不得志而去國人欲留之曰皎皎白駒食我場中之
藿我當繫維而留之也王贊曰東漢陳留父老曰龍
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陸機演連珠
曰頓網深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曹植作
王粲誄曰我願假翼飄飄高舉鮑照詩羈客離嬰時
飄飄無定所謝靈運詩去去情張遲詩白駒刺宣王

也注曰刺其不能留賢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采今夕予按太白此詩前四句最指遭祿山之亂乘輿播遷天下驚擾五句至末句是太白罹難脫身羈囚無所依託也然太白亦人中之豪時君卒不能用之惟有詠白駒之詩以自遣耳

其四十六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峨峨橫三川

齊賢曰自武德迄天寶十四載凡百四十年國體光明赫然謂熾盛貌開元二十三年上御五鳳樓臨宴三川鄜州地理志注華池水黑水洛水數會三川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乃涇渭洛非此三川戰國策三川周周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河洛伊故曰三川此河洛三川也士贇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漢書注

日三川在今河南鄆

王侯象星月賓客如雲煙

齊賢曰尚書

民惟星西都賦煙雲相
連東都賦其從如雲
闔雞金宮裏蹴踘瑤臺邊齊

曰史記蘇秦曰臨菑民無不闔雞走狗六博踘踘劉
向別錄蹴踘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時踘踘

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曰嬉戲以講練之
金宮猶云珠宮楚辭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

女陸士衡梁府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當塗何翕
北徵瑤臺女

忍失路長棄捐齊賢曰唐書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
張景陽七命翕忽揮霍班婕妤好怨歌

行棄捐篋笥中士贇曰陸機弔魏武帝文曰夫以廻
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後漢皇甫嵩傳曰

指揮足以展風雲揚雄解嘲當塗者升青
雲失路者委溝渠選古詩棄捐勿復道獨有揚執

戟閉關草太玄齊賢曰夏侯湛誄執戟疲揚謝靈運
詩又咽于雲閣執戟亦以疲文中子

劉伶古之閉關人解嘲序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附
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尊太玄有以自守泊

三
三
五

如也漢書東方朔傳曰位不過侍郎官不過執戟蓋
 執戟者侍郎之職也楊雄解嘲曰位不過侍郎擢纔
 給事黃門則執戟者其職也曹植與楊脩書曰昔楊
 子雲光朝執戟之臣耳士贇曰此篇前六句意出自
 梁鴻五噫歌大意謂有唐得國之久如此國容之盛
 如此王侯賓客又如此所謂金宮瑤臺正當為延賢
 之地今乃為鬪雞蹴鞠之場白日青天者天日以此
 其君鬪雞蹴鞠明皇所好此等之人得志用事舉動
 指揮足以動搖主聽也當塗何翁忽者以喻得其蹊
 徑而依附之者可以翕忽而暴貴也失路長棄捐者
 以喻不得其蹊徑而不依附之者終於棄捐而不見
 用也惟儒者獨有定守閉門著書而已此詩刺時之
 作也亦有所感而發歟

其四十七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東風輕生此艷陽賈

齊賢曰阮籍詩東園桃與李鮑明遠詩艷陽桃李豈無
李節士燮曰曹植詩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

佳人色但恐花不實齊賢曰晏子春秋齊景公謂宴
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實

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棗至
海而採其布破黃布故水赤蒸故華而不實公曰吾

佯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也楚辭九辯何曾華
之無實考從風雨而飛颺士贊曰後漢五行志童謡

曰桂林宛轉龍火飛零落早相失齊賢曰張景陽七
命龍火西頽漢書

東宮蒼龍房心心為大火故曰龍火龍火飛猶云西
頽西頽則秋氣鬲至花實零落矣詩幽幽南山如竹

苞矣如松茂矣阮籍詩零落從此始士贊曰鮑照詩
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史天官書東宮

蒼龍注角亢氏房心尾箕也又東宮蒼龍房心又周
禮冬官注曰大火蒼龍宿之心又詩云七月流火注

曰大火者寒暑之候火星中而詎知南山松獨立自
寒暑退江淹詩曰零落在中路

李詩甫注
卷三
五十七

蕭颺

齊賢曰七命蕭瑟虛玄潘岳詩松柏轉蕭瑟贊曰莊子仲尼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

夏青青又莊子曰樹木固有立矣李善文選樹木何蕭瑟揚雄河東賦參天地而獨立今此與詩也謂士

無實行偶然榮遇者其寵衰則易至於棄捐孰若君子之有特操者獨立而不改其節哉其意却相荀子

桃李倩榮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以此見古人作

詩皆迫學問中來也

其四十八

秦皇按寶劍赫怒震威神

齊賢曰始皇年二十二冠而帶劍說苑曰秦帝按劍

而坐詩王赫斯怒士贊曰江淹恨賦秦帝按劍諸侯西馳何晏景福殿賦張聖主之神威

逐日巡

海右驅石駕滄津

齊賢曰山海經夸父與日競逐三齊要畧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

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石今盡起立
疑上東傾如相隨行狀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

血徵卒空九寓作橋傷萬人齊賢曰始皇三十二年發兵三十萬非擊胡三

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
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成徐廣注五十萬人守五嶺士

贊曰秦皇於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巧所建海神為
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與相見神曰我

形醜約莫圖我形始皇乃從石橋入三十里與神相
見帝左右有巧者潛以脚畫併形神怒口帝負約可

速去始皇即轉馬前脚猶立後脚隨奔僅登岸但求蓬島藥豈思農為春力

盡功不贍千載為悲辛齊賢曰始皇三十年之碣石使韓眾侯公石生求仙人不

死之藥詳見前詩註左傳九鳳為農正注曰扈有九
種也春扈如鶴夏扈竊玄秋扈竊蓋冬扈竊黃棘扈

竊丹行扈啣啣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鷄鷄以九
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爾雅扈事作扈

李詩甫注 卷三 五

士贇曰此詩於時亦有所諷借秦為喻云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豈曰小補之哉

其四十九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

齊賢曰曹子建詩南國有佳人陸士龍詩皎皎彼姝

子灼灼懷春粲西京雜記卓文君臉如芙蓉士贇曰詩灼灼其華曹植洛神賦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綠

波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由來紫宮女其妬青蛾

眉

齊賢曰楚辭大招朱唇皓齒嬋以姱辛氏三秦記未央宮一名紫微宮西都賦煥若列宿紫宮是環

鄒陽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贇曰陸士龍詩巧笑發皓齒江淹詩終覲紫芳心曹植詩時俗薄朱顏為

誰發皓齒史天官書中宮太白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勾四星木大星正妃

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晉載記苻堅滅燕慕容暉清泪公主年十四有

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宮弟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
堅亦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能長安歌曰一雌復一
雄雙飛入紫宮此雖非用其事謾載于此離騷衆女
嫉予之蛾眉兮謡詠謂余以善淫揚雄反騷知衆媿
之嫉妬兮何必颺累之蛾眉宋南歸去瀟湘沚沉吟
平王白紵舞曲佳人舉袖曜青蛾

何足悲

齊賢曰曹子建詩夕宿瀟湘沚毛萇詩箋曰
沚渚也古詩沉吟踟躕謝惠連詩沉吟爲

爾感王贊曰此太白遭讒擯逐後之詩也去就之
際曾無留難雖然自後人而觀之其志亦可悲矣

其五十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誇作天下珍却晒趙王璧

趙璧無緇磷燕石非貞真

齊賢曰關子曰宋之愚人
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

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
發寶韋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首掩口盧胡而笑曰

此特燕石也與瓦甃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
 匠之心藏之愈固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
 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易璧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
 緇士贇曰蔡邕琴操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
 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盧諒詩趙
 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流俗多錯誤豈知玉與珉
齊賢曰禮記
士贇曰禮記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
珉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
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以
玉焉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此詩
譏世之人不識真儒而假儒之人反得用世而非笑
真儒焉辭簡意明切中古今時病讀之者其將有感
於斯詩也歟

其五十一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菘菘盈高門

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婉孌女類空嬋媛

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齊賢曰太白意以商紂比懷王屈原同比干竊嘗論

之微子箕子比干皆商之宗臣馬融謂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祿位豐盛社稷所寄焉者其

心曉然知紂之不可扶周之不可遏各自靖以獻于先王微子抱祭祝以歸周心主於存宗祀也箕子佯

狂為奴心主於傳大法也比干強諫而死心主於紂之改行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

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元和姓纂屈楚公族芋姓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原序其譜屬察

其賢良以屬國士人則與王圖議國事出則監察群下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

之王疏屈原原作離騷以諷諫其後秦欲伐齊七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令張儀事楚王與懷王會原以秦

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王卒行秦因留王其子

襄王立復用逸言迂原於江南原放在草野作九章

援天引聖以自證終不見省義不可以他往遂赴汨

羅自沉而死蓋亦比干之志也人誰不死得其死為

難原與比干真得死者矣淮南子本經訓曰夷羊在

牧許慎注夷羊上神商之將亡見於商郊牧野之地

離騷云蕢葦施以盈室弓判獨離而不服注蕢葦藜

也葦王芻也藜泉耳也三物皆惡草以比讒諂盈室

踰滿朝也莊子孔子曰幾不免虎口離騷經曰女媭
之婢媭兮申申其詈予注曰女媭屈原姊婢媭猶牽
引也補曰說文媭女子也音須前漢有女媭取此為
名水經引袁崧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
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縣此有原故
宅宅之東北有女媭廟士贇曰史殷本紀曰紂愈亂
不止微子數諫不听乃與少師太師謀遂去比干曰
為人臣者不可不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
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虎口事如史記秦二世
拜叔孫通為博士諸生曰先王何言之諫也通曰公

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之類此謂比干以詩
陷於虎口矣何所為而婉孌如是哉詩云婉孌兮
注曰皆顧慕貌陸機詩婉孌岷山陰注曰婉孌存思
貌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鮑照詩
孤績誰復論此意謂時無彭咸可與論比干屈原之
心著誰哉此詩比興之詩也其作於與責張九齡之
時乎殷后楚懷此時之昏君也夷羊蒲中野謂國將
亡而妖孽乃出茅鹿盈高門喻小人在朝而據高位
也此干屈平之竄死喻當時之忠臣諍士以直道而
貶責者也虎口何婉孌者詩人興嘆之辭曰忠諫之
士寧喪身而不悔視死如歸者果何所為而然哉亦
欲其君改行而國寢以安耳世人悲其以諫亡身如
女頰之詈子者徒多詭能如彭咸之先後合德而可
與論心者歟太白此詩哀愍怨怒有感於時事而作
風刺議諫之道兼盡之矣
詩云詩云章句云乎哉

其五十二

青春流驚湍朱明驟回薄

齊賢曰江賦驚波飛薄爾雅夏為朱明士贊曰江淹

詩青春入江暈濫安仁詩驚湍激巖阿賈誼鵬賦萬物回薄震蕩相轉

不忍看秋蓬飄

揚竟何托

齊賢曰說苑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拔矣士贊曰曹植詩一蓬離

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晏景福殿賦從風飄揚

光風滅蘭蕙白露洒葵藿

曰宋玉招魂曰光風轉蕙汎崇蘭些九辯曰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注光風謂雨已日出

而風草木有光也

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

王贊曰楚詞結微情以陳詞兮

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日黃昏以為期羗中道而回時兮反既有此他志又日月忽其不淹兮

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此篇詩意全出於此美人况時君也時不伐用老將

矣懷才而見棄於世能不悲夫

其五十三

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雲趙倚兩虎鬪晉爲六卿分

姦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羣果然田成子一旦殺齊君

齊賢曰春秋之後號爲戰國言日事攻戰也史記趙與秦會澠池秦王酒酣使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以頸血濺大王王不懌爲一擊缶罷歸拜相如上卿位廉頗之右頗宣言辱之相如望見頗引車避舍人羞辭去相如止之曰強秦所以不攻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周制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爲軍師中軍上軍下軍討并佐凡六人皆卿魯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昭公二十八年三卿誅公族各使其子爲大夫周定王元年左傳終定

三盡二十八年而考王立盡十五年而威烈王立二
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而晉分
魯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為田氏應劭云始
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完卒謚敬仲生田穉孟夷孟
夷生泯孟莊孟莊生文子無須事齊莊公卒生武子
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乞專景公為大夫其收
賦稅以小斗受之以大斗予由此得衆心宗族益強
魯昭公三年晏子使秦與叔向私語曰齊其為田氏
矣晏子卒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中行請粟於齊
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
德於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
子死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
與高昭子以荼為太子景公卒立荼是為孺子景公
它子陽生奔魯陽生素與田乞歡乞與鮑牧攻高昭
子殺之國惠子奔莒乞使人迎陽生為悼公遷孺子
殺之乞為相專齊政卒子常立為成子弒悼公立子
壬為簡公魯哀四年常執簡公于舒州殺之春秋書
曰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是也易曰臣弒其君子弒

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太白謂姦
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羣真得春秋之旨矣王贊曰漢
書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晉六卿者范氏中行氏智氏
魏氏趙氏韓氏也史云曰世家曰晉昭公卒六卿強公
室卑頃公十二年晉之宗家初孫叔嚮子相惡於
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逐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
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其族後范
中行智伯相繼亡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
滅晉後而三分其地莊子曰田成子一日殺齊君而
盜其國殺音弑按史記齊世家畧曰初簡公卽位闕
子爲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御鞅言曰闕不可並
也君其擇焉弗聽田氏方睦田豹爲子我臣幸於子
我子我欲盡逐田氏豹遂以告子行曰彼得君弗先
必禍子行舍于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
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宦者禦之子行殺宦
者公處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子我出田氏
追殺之郭開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公曰余蚤從
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

簡公弟鬻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
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康公十九年田常曾孫
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
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疆于天下太白
此詩其作于天寶間乎時上自東都還從容謂高力
士曰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如何對曰天
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成誰敢諷之者上不悅豈
太白時亦微聞其事位卑分疎欲諫不可故作是詩
引古喻今以諷其上乎太白
愛君憂國之意亦可尚矣

其五十四

倚劍登高臺悠悠送春日

齊賢曰宋玉曰長劍倚天
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高

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
士贇曰曹植詩高臺多悲風
李善注高臺諭京師也宋玉大言賦曰長劍耿介倚

天之外新語曰高臺百仞詩云悠悠我
心謝玄暉詩出沒眺樓雉遠近送春日
蒼榛菽層丘

瓊草隱深谷

齊賢曰玉篇榛木叢也潘安仁詩荆棘成榛離騷云索瓊茅以筵筩今命靈茶

為余占之注葇茅靈草文選葇作瓊士贊曰高誘注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小栗小棘曰榛詩云深谷為陵

鳳鳥鳴西海欲集無珍木

齊賢曰嵇康詩靈鳳振羽儀戲景西海濱士贊曰瑞

應圖鳳凰者神鳥也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鮑照詩珍木抽翠條劉公幹詩珍木鬱蒼蒼

得所居蒿下盈萬族

齊賢曰阮籍詩鸞斯蒿下飛毛

鸞音預士贊曰詩云弁彼鸞斯歸飛提提鸞斯本鸞鳩也莊子鸞鳩翱翔于蓬蒿之間注曰本作鸞音預

晉風曰已頽窮途方慟哭

齊賢曰毛詩晉國風十二篇其十一篇皆刺止無衣

一篇美武公耳則晉風曰頽可知此意譏晉昭公不能善用賢才親睦九族封成師于曲沃曲沃盛強國

人將叛而歸之曲沃武公卒伐晉侯潛滅之盡以其寶器獻周釐王王命武公為晉君列于諸侯至此而

後哭其國亡特無益矣魏氏春秋阮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士贇曰晉謝安傳史臣論曰顏風已扇雅道日淪此篇首兩句乃居高見遠之意也三句四句比小人據高位而君子在野也五句至八句蓋謂當時君子亦有有用世之意而在朝無君子以安之反不如小人之得位呼儔引類至於萬族之多也末句借晉為喻謂如此則君子道消風俗頹靡居然可知若阮籍之途窮然後慟哭毋乃見事之晚乎嘗以唐史考之魏知古上疏諫睿宗為城西隆昌二公主造金仙玉真觀亦有今風教頹替日益甚之語則知太白此詩以古喻今無可疑者

其五十五

齊瑟彈東吟秦絃弄西音慷慨動顏魄使人成荒淫

齊賢曰齊立國于東秦立國于西東吟西音猶晉侯與楚囚鍾儀琴儀操南音曹子建詩秦箏發西氣齊

瑟揚東謳漢楊惲曰荒淫無度王贊曰魏文帝詩秦
華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高唐賦使人心動阮籍詩僮

俛趣彼美佞邪子婉變來想尋一笑雙白璧再歌千

黃金齊賢曰琴操王昭君至單于大悅遣使報送白
璧一雙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

鑑自璧一雙鮑照白紵曲千金顧笑買芳年列女傳
楚成王登臺夫人鄭子齊不顧王曰顧吾與女千金

士贊曰東漢崔駰傳迴眸百萬一笑千金珍色不貴道詎惜飛光沉安識

紫霞客瑤臺鳴素琴齊賢曰論語吾未見好德如好
色者前緩聲歌曰輕舉乘紫霞

士贊曰楚辭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秦嘉
婦徐氏書曰芳香既珍素琴又好嵇康詩習習谷風

吹我素琴此詩興也刺世之流連光景貴色而不貴
道若有道之士高尚其事者又豈世人之所能識哉

其五十六

越客採明珠提携出南隅

齊賢曰過秦論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後漢

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此境先時守宰貪穢詭人探求珠遂徙交趾郡界

劉官末諭歲去珠復還士贊曰謝靈運詩越客腸今

湘娥浴神賦或採明珠或拾翠翹記曲清輝照海月

美價傾皇都

齊賢曰謝靈運遊赤石進枕海詩揚帆

云海月大如鏡白色呂向注云石華附石生海月如鏡皆中食乃采拾之此言明珠之輝清海月宜其美

質傾鴻都也上贊曰阮嗣宗詩明月濯清輝此海月非江賦王球海月之謂乃清輝照映如月出于海也

顏延年詩美價難克充曹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

詩肅承明詔應會皇都

齊賢曰鄒陽書曰明月之珠以暗投人則人莫不按

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紆

齊賢曰張景陽詩魚目笑明月四愁詩何為懷

必心煩紆王逸

曰紆屈也

士贊曰洛書曰秦失金鏡

目入珠盧湛書曰夜光報於魚目沈休文詩寸心

於此足詩意蓋謂真儒不遇於世而假儒衣冠者反得位而哂笑焉其儒之心其煩憂從可知矣此乃太

白譏世之作也

其五十七

羽族稟萬化小大各有依

齊賢曰蜀都賦羽族紛泊

播群形之萬類士贊曰莊子曰是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始有極也又况萬

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又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

鱓有鳥焉其名為鵬皆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

適南溟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喪騰躍而上不
 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且奚
 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宮行比一鄉
 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亦何辜六翮掩不揮願銜眾禽翼一向黃河飛

文啁啾也竹包切楚辭鷓鴣雞啁嘶而悲鳴韓詩外傳

云鴻鵠一舉千里所持者六翮耳士贊曰周周鳥也

事出韓子今子見引鷓鴣雞為注非也按韓子曰鳥有

周周者首重而尾屈將欲飲於河則必顧乃銜羽而

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可以不愛其羽也阮籍

詩寒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

飢劉向新序鴻脩

六翮而凌清風

飛者莫我顧嘆息將安歸

詞曰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遊征飛鴻不我顧竚立以

屏營士贊曰晉書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

諸人皆懼安吟嘯自若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安歸

都此詩全祖莊子韓子一事之意以鳥為喻言小大

各有所依猶周周之無力者
有力者飛而不顧唯有嗟息
在位之賢汲引同類以就君祿
而位者卒無進賢之心
有志而不能自拔者茫無所歸
唯有嘆息而已
余因發而明之以愧當世在
位之賢不能引拔同類者

其五十八

我到巫山渚尋古登陽臺

齊曰九域志夔州巫山縣距州東北七十五里有

女仙廟即巫山神女祠夔州有古宮襄王所遊地襄陽耆舊傳云赤帝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宋玉高唐賦序曰楚襄王與玉遊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曰此何氣也曰所謂朝雲者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為高唐之客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曰朝雲高唐賦曰渚兮

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士贊曰天空綵雲滅

地遠清風來士贊曰史天官書赤帝行德天牢為之

下羅帳來清風劉休神女知己久襄王安在哉齊賢

玄詩玉宇來清風

淹詩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士贊曰神女賦京楚

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其

夜王寢夢與荒淫竟淪替樵牧徒悲哀士贊曰阮籍

神女遇焉詩三楚多秀

士朝雲進荒淫桓譚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

臣竊悲千秋萬歲后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

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

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歎息曰下承睫此篇是太

曰南遷時過巫山懷古而作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

來者謂無神女薦寢事也未四句謂時異事殊若襄

王之荒淫者竟已淪替

徒興樵牧之悲哀而已

其五十九

惻惻泣路岐，哀哀悲素絲。路岐有南北，素絲易變移。

齊賢曰：淮南子曰：揚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毛

詩：哀哀父母，士贊曰：歐陽建詩：惻惻心中酸。萬事固如此，人生無定期。田

竇相傾奪，賓客互盈虧。世途多翻覆，交道方嶮巇。

田竇者，竇嬰、田蚡也。按漢書：口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喜賓容。田蚡孝景皇后弟也。甲下賓客進

名士家，居者欲以傾諸將相。蚡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更趨勢力者，皆去嬰而歸蚡。六年，竇太

后崩，因與蚡爭權。夫事太后，怒後，嬰灌皆論棄市。春蚡疾竟死，曹顯遠詩：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蘭

門易軌。田竇相奪，移陸機詩：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劉孝標書曰：世路嶮巇，太行孟門，豈云漸絕。詩

云人亦有言
交道實難

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

齊賢曰名都篇美酒斗十

千廣雅曰諾應也白馬篇一朝許人諾注諾相然許

之辭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徐庶曰方寸亂矣士贇曰漢書張耳傳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又曰賈高能自立然諾灌夫傳已然諾師古曰謂一言

許人必信之也沈約詩寸心於此足張陳竟火滅蕭朱亦星離齊賢曰張耳陳

餘為刎頸之交班固贊曰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蕭有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

當世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士贇曰漢書張耳陳餘傳年少父事耳相與為

刎頸交後有隙敘傳曰張陳交遊如父子携手遂

秦附翼俱起據國爭權還為虎耳又蕭育傳育與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故曰火滅星離也傳玄擬楚篇曰光滅星離眾鳥集榮柯

窮魚守枯池嗟嗟失權客勤問何所規齊賢曰陶潛詩眾鳥欣有

記左太中詩塊若枯池魚王贊曰曹顏遠詩晨風集
茂林棲鳥去枯枝此詩譏市道交者必當時有所爲
而作太白罹難之餘友朋之交道其不能始終如一
而奔趨權門者諒亦多矣徒有一類失權之客勤勤
問勞亦何所規益乎觀此詩
者亦可以知人心之不古矣